

新 中 學 文 庫  
古 今 名 人 遊 記 選

楊 深 之  
黃 逸 之  
選 註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本讀充補文國學中

集一第

選記遊人名今古

註選之逸黃 深蔭楊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三版

(94828)

中學國文補充  
讀本第一集  
古今名人遊記選一册

定價 國幣 貳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\*\*\*  
\* 版 翻 \*  
\* 權 印 \*  
\* 所 必 \*  
\* 有 究 \*  
\*\*\*

選註者

楊 黃 逸 蔭 之 深

發行人

朱 經 農  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  
各地

(本書校對者何德曾)

## 導言

遊記向來認爲雜記體的一種文字，所以古今文選之中，把牠獨立爲一類的很少。雜記範圍很廣，清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中云：「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，經如禮記之投壺、深衣，內則少儀，周禮之考工，記皆是；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，遊覽山水有記，以及記器物，記瑣事皆是。」至林紆作畏廬論文，便把牠分爲六類，其言云：「勘災、濬渠、築塘、修祠宇、記亭臺，當爲一類；記書畫、記古器物，又別爲一類；記山水爲一類；記瑣細奇駭之事，不能入正傳者，其名爲書某事，又別爲一類；學記（禮記中篇名）爲說理之文，自爲一類；廳壁至遊燕觴詠之事，又別爲一類。」是前所謂雜記，體例殊雜。至於我們所謂遊記，便是曾氏所說：「遊覽山水有記」及林氏所謂「記山水爲一類。」

不過曾林二氏所說明的，只是雜記中的一類，還不能說明遊記的範圍。遊記的範圍其實也是

很廣的，不但遊覽山水可作爲遊記，卽如遊覽一宮室一亭臺也可作爲遊記；遊覽一名都一大城如上海北平之類，其所記錄的文字，我們當然也應認爲遊記。但如只記山水宮室亭臺名都大城，而並非是作者親身遊覽的記錄，那卻不能算作遊記，正如林氏所謂「修祠宇，記亭臺當爲一類。」所以如名勝志山川志以及古文家爲某人作的亭記臺記之類的文字，我們都只好仍稱之爲雜記，或者稱爲地理志一類的記事文字。

## 二

遊記與地理志一類文字既有如此分別，所以我們一檢古來所謂遊記文字，在唐以前，實在並不多觀。最早如禹貢山海經等，專詳山川物產的情形，當然只能作爲地理志，而非遊記。自漢魏以來，詩賦繁興，如文選一書中，賦卽有「京都」「紀行」「遊覽」「宮殿」「江海」等名目，然一按其實，其性質與遊記仍多不同。其中如京都宮殿江海諸賦，他們都已說過，只是諫諷而作，或者構思數年而成。而紀行賦中如班彪北征曹大家東征潘岳西征諸賦，都是「敘行歷以見志」故文多感

慨，當然不能稱爲遊記。遊覽賦中如王粲登樓、鮑照蕪城、粲因登江陵城樓而有懷歸之思，照因登廣陵故城而有興亡之感。所以名爲遊覽，實都是感興之作。至如孫綽遊天台山賦，既稱爲遊，當屬遊記，然其實他自己並未到過天台，只是使人圖其形狀，遙爲之賦而已。所以描寫仍多想像之辭，而與寫實情的遊記還是不同。

除此以外，後魏尚有酈道元的水經注，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，後人頗當作遊記看待的，因爲他們的文字，可說很多寫實，而極少寄慨之處。然而水經注一書，酈道元還是根據經籍，廣搜舊聞彙輯而成；伽藍記一書，楊銜之也是爲追述當時京城著名寺觀的盛況而作。似此種文字與親身經歷的遊記頗不相同，所以我們仍認爲一種地理志的書籍。

以上所述，只是把唐以前不能稱爲遊記的文字，加以一個大概的說明。但我們不能因此直認爲唐以前絕無遊覽的文字。因爲一種文體的起來，往往是先韻文而後爲散文，唐以前韻文可說是極發達的，所以散文體的遊記，當然便不發達。而詩歌中遊覽之作，實在舉不勝舉。不過本書以選錄散文體的遊記爲主，所以對於這種遊覽的韻文，只好割愛了。

三

至於唐代遊記作家，當然首推柳宗元，他被貶爲永州司馬時，作了不少的遊記，永州八記，便是歷來認爲遊記中典型之作。而較先玄奘的大唐西域記，雖向來認爲地理志書，實在也是一部很好的遊記，因爲他所寫的，都是他所經歷過的，並非參考什麼經籍而成。宋代如陸游的入蜀記，范成大的吳船錄等，便是用日記的方法，寫長途的遊程。於是遊記不僅是記一時一地的風景而已，更擴展而成爲遊記的專籍。至如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，更是後人認爲遊記中唯一的鉅著，這是讀者都知道的。

降至清代，遊記之作，不論單篇專籍，更是數不盡數。專籍舉其卷數較多者，則有王澐漫遊記略四卷，鮑鈔雪泥鴻爪錄四卷，張體乾東遊記二卷，王定桂鴻泥日錄十二卷，楊鍾秀萬里雲程二卷，潘鍾瑞香禪遊記三卷，張邦伸雲棧記程八卷，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六卷等等。至於諸家文集之中，遊記短篇，所在均有。所以我們可以說散文體的遊記文字，發展於唐宋，至明清而鼎盛，在唐代以前，只是



萌芽而已。

遊記之作，既是漸後而漸發達，這當然有牠許多的原因。據我們看來，至少有三個原因：一由於古時交通的不發達，當然不能如後人之得暢遊山水。試看自唐而下，至清作者蜂擁，便是一個好例。二由於文體的拘束，不能作這種美妙的文字。譬如六朝人文字競尙駢儷，多致力於詩賦，散文的遊記便不會興起。三由於即使遊覽山水，而不屑寫此種文字。例如司馬遷他嘗說南遊江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闕九疑，浮沅湘；北涉汶泗，歷齊魯，過梁楚等地方，然而他已畢生致力於史記，對於遊記便無暇顧及了。還有如韓愈歐陽修主張「文以載道」，對於這種遊記便不肯寫，所以在他們集中，便沒有所謂遊記。有此三因，無怪遊記之作，愈後愈加發達，至今人之作，又較清代爲發達了。

#### 四

遊記既然是記遊而作，所以牠是最寫實的文字。任何寫實的文字，如歷史的記事，人物的傳述，總不免帶些想像。惟遊記則目有所觸耳有所聞，然後始筆之書。正如繪畫中之有寫生畫，最能與事

物相接近。所以我們讀名人遊記，往往能如身歷其境，這便是牠的價值的地方。

至於遊記的體式，普通最多是獨立的短篇，其次則爲分類體與日記體。例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記，便可說是分類體，因爲他將永州八處名勝，各寫一篇遊記，合之則爲一篇，分之則爲八篇。這種大多用之於名山大川，或長途旅行。又如元好問的東遊略記，便是因長途的關係，所以只好分開來寫。日記體也是如此，如陸游的入蜀記，便因爲經過許多日子，許多地方，便用日記來寫他的遊程。這種都是爲記者便利的緣故，原沒有什麼的分別。不過還有一種用書信來寫遊程的，如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，宋謝絳的遊嵩山寄梅殿丞書，因爲他們的目的，只在報告自己的遊程與親屬或朋友，與遊記的性質不同，所以我們可以不加論列。

## 五

本書爲「古今名人遊記選」，所以選文方面，着重於由古及今，不用體式或地域來分類。但所選文字，仍竭力注意各種體式與地域，使讀者讀此一書，得以了解遊記各體的作法及各地名勝的

大概。不過因篇幅關係，長篇的當然只能節錄，而且也不能多選。同時唐以前我們已說明過不選，今人部分，也因為材料比較容易找到，所以也沒有選及。其中選錄最多的，只是明清二代，但明代如徐宏祖的徐霞客遊記，因本叢書已另有選本，所以這裏也不再選。還有晚明諸家如袁宏道鍾惺譚元春李流芳等，他們所作遊記很多，也因為本叢書已有晚明小品文選一書，為避重複起見，也沒有一篇選入。讀者如有興趣，儘可從那兩部書裏參閱。

遊記文字，正如上面所說，本不限於記山水一項，所以本書除選輯山水遊記以外，對於遊記宮室亭臺之作，我們也選錄一二，如劉基的松風閣記，鄭日奎的遊釣臺記，這種都是遊記，與另一種亭記臺記性質完全不同。同時山水遊記，我們一方面固極注意於名山大川，一方面也顧及無名的邱壑。因為名山大川固為讀者所樂聞，無名的丘壑也正可供讀者此種遊記的作法。此外遊記本不限於國內，國外遊記前人也多有所作，不過因為古今地域的變遷，與譯名的不同，雖多加注釋，亦必使讀者發生隔膜，所以我們就不主張選錄。好在本叢書尚有語體遊記選一書，這裏面已有選及，讀者儘可參閱。

再本書所選，大多從諸家專集中選錄，都經編者在文後注明，其未曾注明者，概從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中轉錄，文字尙亦精確無訛。於此，編者要附帶一句話，古今來絕妙的記遊文，真是浩如煙海，決不是小冊子所能容納的。加以編者識力淺薄，忽忽於短期中告成，甄錄甚隘，乖謬百出，在所難免，希望讀者就此隘狹的範圍中，進而窺探牠的全鼎，這是編者唯一的願望。

# 目次

永州八記	唐柳宗元(一)
遊天平山記	宋柳開(八)
遊褒禪山記	宋王安石(一〇)
題羅浮	宋蘇軾(一二)
遊龍井記	宋秦觀(一四)
過小孤山大孤山記	宋陸游(一六)
峨眉山行記	宋范成大(一九)
遊天平山錄	宋周必大(二七)
東遊略記	金元好問(二九)
遊龍山記	元麻革(三四)

- 遊鍾山記……………明宋濂(三八)
- 松風閣記……………明劉基(四四)
- 遊龍門山記……………明薛瑄(四五)
- 華山記……………明李裕(四八)
- 恆山遊記……………明喬宇(五〇)
- 遊衡嶽記……………明顧璘(五二)
- 遊點蒼山記……………明楊慎(五四)
- 遊金焦兩山記……………明王叔承(六〇)
- 張公洞記……………明王世貞(六二)
- 遊武夷記……………明曹學佺(六五)
- 遊洞庭諸刹記……………明姚希孟(六七)
- 遊黃山記……………清錢謙益(七〇)

遊九華記·····	清施閻章(七三)
遊太室記·····	清田 雯(七四)
夜遊孤山記·····	清邵長蘅(七七)
遊雁蕩記·····	清方 苞(七九)
遊釣臺記·····	清鄭日奎(八一)
遊三游洞記·····	清劉大槐(八三)
遊桂林諸山記·····	清袁 枚(八五)
遊珍珠泉記·····	清王 昶(八八)
登泰山記·····	清姚 鼐(八九)
遊天台山記·····	清洪亮吉(九一)
遊廬山記·····	清惲 敬(九四)
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·····	清龔自珍(九七)

君山月夜泛舟記…………… 清吳敏樹(九九)



# 古今名人遊記選

## 永州（二）八記

唐柳宗元

自余爲僇人，（一）居是州，恆惴慄。其隰（三）也則施施（四）而行，漫漫（五）而遊，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溪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；醉則更相枕以臥。臥而夢，（六）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歸，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華西亭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。遂命僕人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（七）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，箕踞（八）而遨，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岈然窪然，（九）若垤（一〇）若穴。尺寸千里，攢蹙（一一）累積，莫得遯隱。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。然後知是山之特出，不與培塿（一二）爲類。悠悠乎與灑氣（一三）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

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，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，游於是乎始。故爲之文以志，是歲元和（二四）四年也。

右始得西山宴遊記一

鉅鉞潭（一五）在西山西。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，抵山石，屈折東流，其顛委（一六）勢峻盪擊，益暴鬣其涯，故旁廣而中深，畢至石乃止。流沫成輪，然後徐行。其清而平者且十畝。有樹環焉，有泉懸焉。其上有居者，以余之亟游（一七）也，且款門來告曰：「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（一八）既芟山而更居，願以潭上田，質財以緩禍。」予樂而如其言，則崇其臺，延其檻，行其泉於高者，墜之潭，有聲淅（一九）然，尤與中秋觀月爲宜。於以見天之高，氣之迴，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，非茲潭也歟！

右鉅鉞潭記二

得西山後八日，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，又得鉅鉞潭。潭西二十五步，常湍而峻者爲魚梁。（二〇）梁之上有丘焉，生竹樹。其石之突怒偃蹇（二一）負土而出，爭爲奇狀者，殆不可數。其嶽然（二二）相累而下者，若牛馬之飲于溪；其衝然角列而上者，若熊羆之登于山。丘之小不能一畝，可以籠而有之。

問其主曰：「唐氏之棄地，貨而不售。」問其價，曰：「止四百。」余憐而售之。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。皆大喜出自意外，卽更取器用，剗刈穢草，伐去惡木，列火而焚之。嘉木立，美竹露，奇石顯。由其中以望，則山之高，雲之浮，溪之流，鳥獸魚之遨遊，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。枕席而臥，則清冷之狀與目謀；潛潛（二三）之聲與耳謀；悠然而虛者與神謀；淵然而靜者與心謀。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，雖古好事之士，或未能至焉。噫！以茲丘之勝，致之澧鎬鄆杜（二四）則貴游之士爭買者，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。今棄是州也，農夫漁父，過而陋之，賈四百，連歲不能售；而我深源克已獨喜得之，是其果有遭乎！書於石，所以賀茲丘之遭也。

右鉅鐻潭西小丘記三

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，隔篁竹，聞水聲，如鳴佩環，心樂之。伐竹取道，下見小潭，水尤清冽，泉石以爲底。近岸卷石底以出，爲坻（二五）爲嶼，爲嵒（二六）爲巖。青樹翠蔓，蒙絡搖綴，參差披拂。潭中魚可百許頭，皆若空遊無所依；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怡（二七）然不動；俶（二八）爾遠逝，往來翕忽，似與遊者相樂。

潭西南而望，斗折蛇行，明滅可見其岸，勢犬牙差互，不可知其源。坐潭上，四面竹樹環合，寂寥無人。淒神寒骨，悄愴幽邃。以其境過清，不可久居，乃記之而去。同遊者：吳武陵、（二九）龔古、余弟宗玄；隸而從者：崔氏二小生；曰恕己，曰奉壹。

右小丘西小石潭記四

由冉溪西南，水行十里，山水之可取者五，莫若鈞鐻潭；由溪口而西，陸行可取者八九，莫若西山；由朝陽巖東南，水行至蕪江，可取者三，莫若袁家渴；皆永中幽麗其處也。

楚越之間方言，謂水之反流者爲「渴」，音若「衣褐」之「褐」。渴上與南館高嶂合，下與百家瀨合，其中重洲，小溪，澄潭，淺渚，閒廁曲折。平者深黑，峻者沸白，舟行若窮，忽又無際。有小山出水中，山皆美石，上生青叢，冬夏常蔚然。其旁多巖洞，其下多白礫。其樹多楓、柝、石、柟、榿、檣、樟、柚；草則蘭、芷。又有異卉，類合歡（三〇）而蔓生，輻輳（三一）水石。每風自四山而下，振動大木，掩苒衆草，紛紅駭綠，翫芬香氣，衝濤旋瀨，退貯谿谷，搖颺葳蕤（三二）與時推移，其大都如此，余無以窮其狀。永之人未嘗遊焉，余得之，不敢專也，出而傳於世。其地世主袁氏，故以名焉。

右袁家渴記五

自渴西南行，不能百步，得石渠，民橋其上。有泉幽幽然，其鳴乍大乍細。渠之廣，或咫尺，或倍尺，其長可十許步。其流抵大石，伏出其下。踰石而往，有石泓，菖蒲被之，青鮮環周。又折西行，旁陷巖石下，北墜小潭，潭幅員減百尺，清深多篠（三三）魚。又北，曲行紆餘，睨若無窮，然卒入于渴。其側皆詭石怪木，奇卉美箭，可列坐而麻焉。風搖其顛，韻動崖谷，視之既靜，其聽始遠。

子從州牧得之，攬去翳朽，決疏土石，既崇而焚，既醜（三四）而盈。惜其未始有傳焉者，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，書之其陽，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。元和七年正月八日，蠲渠至大石，十月十九日，隄石得石泓小潭，渠之美，於是始窮也。

右石渠記六

石渠之事既窮，上由橋西北，下土山之陰，民又橋焉。其水之大，倍石渠三之一。巨石爲底，達於兩涯，若牀若堂，若陳筵席，若限闌奧（三五）水平布其上，流若織文，響若操琴。揭跣而往，折竹掃陳葉，排腐木，可羅胡牀（三六）十八九居之。交絡之流，觸激之音，皆在牀下。翠羽之木，龍鱗之石，均蔭其上。古

之人其有樂乎此邪！後之來者，有能追余之踐履邪！得意之日，與石渠同。

由渴而來者，先石渠，後石澗；由百家瀨而來者，先石澗，後石渠。澗之可窮者，皆出石城村東南，其間可樂者數焉。其上深山幽林，逾峭險，道狹，不可窮也。

右石澗記七

自西山道口徑北，踰黃茅嶺而下，有二道：其一西出，尋之無所得。其一少北而東，不過四十丈，上斷而川分，其積石橫當其垠。（三七）其上爲脾睨梁櫺（三八）之形，其旁出堡塢（三九）有若門焉；窺之正黑，投以小石，洞然有水聲。其響之激越，良久乃已。環之可上，望甚遠。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，（四〇）益奇而堅，其疏數偃仰，類智者所施設也。

噫！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，及是愈以爲誠有。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，而列是夷狄，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。是固勞而無用；神者儻不宜如是，則其果無乎？或曰：「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。」或曰：「其氣之靈，不爲偉人，而獨爲是物，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。」是二者，余未信之。

右小石城山記八

柳宗元（七七三一八一九）字子厚，唐河東人。貞元進士，累官監察御史。坐王叔文黨，貶永州司馬，徙柳州刺史。卒年四十七。有柳州集。

（一）永州，即今湖南零陵縣治。此入篇爲子厚貶永州司馬時紀遊之文，可以分讀，可以合讀。其敘述方法以每日所發見之名勝，分篇敘述，自西山鈞鐻潭，而鈞鐻潭西之小丘，而小丘西之小石潭，而袁家渴，而石渠，而石澗，而小石城山。如圖畫徐展，逐步引入入勝。此項記遊體例，足資範型，故本編按次全錄之。（二）僇人，猶言罪人。僇音六。（三）隴，同隙。（四）施施，喜悅自得之貌。施音移，去聲。（五）漫漫，放逸無拘檢貌。（六）按古文辭類纂本，刪去此句。（七）夜音吠，草葉盛貌。（八）曲兩脚，其形如箕，曰箕踞。（九）呀然，山中空也；窪然，低下之地也。（一〇）堙音迭，小土阜也。（一一）攢壑，積聚之貌。（一二）培塿，土阜也；本作附婁，或部婁。（一三）灑氣，猶言浩氣。（一四）元和，唐憲宗年號。（一五）鈞鐻潭，在零陵縣西，中有小泉，經愚溪入瀟水，以形如髮斗，故名。鈞鐻音古母。（一六）顛委，猶言首尾。（一七）亟游，頻數往游也。（一八）委積，積聚也，多也。（一九）澗音終，小水入大水之聲。（二〇）壘石障水，空其中，以通魚之往來曰魚梁。（二一）偃蹇，此作盤曲貌解。（二二）巖然，石勢高峻貌。（二三）潛潛，音榮榮，水泉聲。（二四）澧，水名，亦作豐，在今陝西，周武王遷都，依此水，號曰鎬京。鎬音浩。鄠音戶，漢縣名。杜，漢時曰下杜，唐稱杜陵。三地俱在今陝西，唐時京畿要地。（二五）坻音埤，水中小渚也。（二六）岷音羆，巖不

平貌。(二七)怡然自得貌；古文辭類纂本作怡然，怡讀若駮，呆滯貌。(二八)俶始也，音叔。(二九)吳武陵，唐信州人，元和

進士，時亦坐事流永州。(三〇)合歡，草名。(三一)轆轤音膠葛，錯雜貌。(三二)葳蕤音威垂，葉下垂茂盛貌。(三三)儻

音由，魚名，即白鱸魚。(三四)醜音媿，此作分水導流解。(三五)門限曰闕，音困。室之深處曰奧。(三六)胡牀，輕便之繩製

牀也，施轉關以交足，窄繩纏以容坐，轉縮須臾，重不數斤。見清異錄。(三七)垠音銀，岸涯也。(三八)睥睨音脾詣，亦作埤埤，

城上短牆也。梁榑，榑柱之屬也，亦作梁麗。(三九)累土以爲障曰堡塙。(四〇)美箭，細竹也。

(選自柳河東集)

## 遊天平山(一)記

宋柳開

至道(二)元年，開寓湯陰。(三)未幾，桂林僧惟深者，自五臺山(四)歸，惠然見過，曰：「昔公守桂林，嘗與論衡嶽山水之秀，爲湖嶺勝絕。今惟深自上黨入相州至林慮，(五)過天平山，尋幽窮勝，縱觀泉石，過衡嶽遠甚。」予瞿然曰：「予從先御史居湯陰二年，湯陰與林慮接境，平居未嘗有言者，今師



詔我，是將以我爲魏人，而且欲佞子邪？」越明日，惟深告辭，子因留惟深曰：「前言果不妄，敢同遊乎？」惟深曰：「諾。」

初自馬嶺入龍山，小徑崎嶇，有倦意。

又數里，入龍口谷，山色回合，林木蒼翠，遠觀俯覽，遂忘筮轡之勞。翌日，飯於林慮亭，午抵桃林村，乃山麓也。泉聲夾道，怪石奇花，不可勝數。山回轉，平地數尋，曰槐林。坐石弄泉，不覺日將晡，憩環翠亭。四顧氣象瀟灑，恍然疑在物外。(六)留連徐步，薄暮至明教院，夜宿連雲閣。明日，惟深約寺僧契圓從子遊，東過通勝橋，至蒼龍洞，又至菩薩洞。下而南觀長老巖水簾亭，周行巖徑，下瞰白龍潭而歸。翌日，西遊長老菴，上觀珍珠泉，穿舞獸石，休於道者菴，下至於忘歸橋。由澗而轉，至於崑閩溪仙人獻花臺，出九曲灘，南會於白龍潭，捫蘿西山，沿候樵徑，望風雲谷而歸。

明日，契圓煮黃精蒼朮(七)苗，請子飯於佛殿之北。回望峯巒，秀若圍屏。契圓曰：「居艮(八)而首出者，倚屏峯也。」子曰：「諸峯大率如圍屏，何獨此峯得名？」契圓曰：「大峯之名有六，小峯之名有五，著名已久，皆先師之傳。又其西二峯，一曰紫霄峯，上有秀士壁；次曰羅漢峯，上有居士壁；以其所

肖得名也。又六峯之外，其南隱然者，士民呼爲撲猪嶺，又其次曰鬩斗峯。諸峯皆於茂林喬松間拔出，石壁數千尺，回環連接，斬巖峭峯，雖善工不可圖畫。予留觀凡五日，不欲去，始知惟深之言不妄。又嗟數年之間，居處相去方百里之遠，絕勝之景，耳所不聞，對惟深誠有愧色。明日將去，惟深契圓固請予留題，予懼景勝而才不敵，不敢形於吟咏，因述數日之間所見云。

柳開（九四八—一〇〇一）字仲塗，宋大名人。開寶進士，真宗時爲忻州刺史，徙滄州，道卒，年五十四。著有河東集。

（一）天平山，在河南林縣西二十六里，爲林慮山之支山也。（二）至道，宋太宗年號。（三）湯陰，今河南湯陰縣。（四）五臺

山，在山西五臺縣東北。水經注：「山五臺巍然，故謂之五臺。」（五）上黨，本秦郡名，在今山西省東南部之地；古有與天爲黨

之說，故名。相州，今河南安陽縣。林慮，今河南林縣。（六）物外，猶言世外。（七）黃精蒼朮，俱多年生草，可以入藥。（八）艮，東

北方也。

（選自河東先生集）

## 遊褒禪山（二）記

宋王安石

襃禪山亦謂之華山，唐浮圖慧襃（一）始舍於其址，而卒葬之，以故其後名之曰襃禪。今所謂慧空禪院者，襃之廬家也。距其院東五里，所謂華山洞者，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。距洞百餘步，有碑仆道，其文漫滅，獨其爲文猶可識曰：「花山。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，蓋音謬也。」

其下平曠，有泉側出，而記遊者甚衆，所謂前洞也。由山以上五六里，有穴窈然，（三）入之甚寒，問其深，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，謂之後洞。余與四人擁（四）火以入，入之愈深，其進愈難，而其見愈奇。有怠而欲出者，曰：「不出，火且盡。」遂與之俱出。蓋予所至，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；然視其左右，來而記之者已少；蓋其又深，則其至又加少矣。方是時，予之力尙足以入，火尙足以明也；既其出，則或咎其欲出者；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。

於是予有歎焉。古人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，往往有得；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。夫夷以近，則遊者衆；險以遠，則至者少。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，常在於險遠，而人之所罕至焉。故非有志者，不能至也。有志矣，不隨以止也。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。有志與力，而又不隨以怠，至於幽暗昏惑，而無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然力足以至焉，於人爲可譏，而在己爲有悔；盡吾志也，而不能至者，可

以無悔矣。其孰能識之乎？此予之所得也。余於仆碑，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；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，何可勝道也哉！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。四人者：廬陵蕭君圭君玉，長樂王回深父，子弟安國平父，安上純父。至和（五）元年七月某日，臨川王某記。

王安石（一〇二一—一〇八六）字介甫，號半山，宋撫州臨川人。登進士上第。神宗時爲相，變行新法，天下騷然，罷知江寧府。後封荆國公，卒年六十六，贈太傅，謚曰文，有臨川集。

（一）廬禪山，在今安徽含山縣北。（二）慧褒，唐高僧，墓含山縣北山麓之勝，途結廬其下，寒暑不出，時人莫測其涯際。（三）竊然，深遠貌。（四）擁，此作持解。（五）至和，宋仁宗年號。

（選自臨川先生文集）

## 題羅浮（二）

宋蘇軾

紹聖（二）元年九月二十七日，東坡公遷於惠州，艤舟泊頭鎮。明晨，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，入延

祥寶積寺，禮天竺瑞像，(三)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，(四)其味出江水上遠甚。東三里，至長壽觀。又東北三里，至冲虛觀。觀有葛稚川(五)丹竈。登朱仙者(六)朝斗壇，觀壇上所獲銅龍六，魚四。壇北有洞曰朱明，藜莽不可入。水出洞中，鏘鳴如琴筑。水中皆萑蒲生石上。道士鄧守安，字道立，有道者也，訪之，適出。坐遺履軒，望麻姑峯。方飲酒，進士許毅來遊，呼與飲。既醉，還宿寶積中閣。夜大風，曉壯甚有聲。晨粥已，還舟，憩花光寺。

從遊者幼子過，巡檢史珏，寶積長老齊德，延祥長老紹冲，冲虛道士陳熙明。山中可遊而未暇者。明福宮石樓黃龍洞，期以明年三月復來。

蘇軾(一〇三六一—一一〇一)字子瞻，號東坡居士，宋眉州眉山(今四川眉山)人。嘉祐進士，英宗時直史館。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，貶黃州。哲宗時召還，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。卒年六十六，贈太師，謚文忠。有東坡集。

(一)羅浮，山名，在今廣東增城縣東，際博羅縣界，袤直五里，瑰奇靈秀，爲粵中名山。相傳東晉葛洪得仙術於此。道書謂之第七洞。宋明羅眞之天。(二)紹聖，宋哲宗年號。(三)天竺瑞像，謂佛像也。天竺，爲印度之古稱，亦云身毒。(四)梁僧景泰禪師

始至羅浮，築庵山居，其徒以無水難之，師笑而不答。庵成，師卓錫於地，泉湧而出，滿不溢，汲不涸，因名卓錫。水味甘冽。唐中宗時，

僧懷迪建院於卓錫泉，名中閣，至宋改爲寶積寺。

(五)葛稚川即葛洪，嘗煉丹於此。

(六)朱仙者，相傳爲漢朱靈芝，其先大

宛人，後徙北谷，師事太素真人。南來隱居羅浮，修煉太清神丹，功成，服氣者三十年，乃白日昇天而去。嘗受圖籙，爲太極仙癩，治

朱明耀真洞天。

(選自東坡集)

## 遊龍井(二)記

朱秦觀

龍井舊名龍泓，距錢塘十里。吳赤烏(三)中，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，事見圖記。其地當西湖之西，淞江(三)之北，風篁嶺之上，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。每歲旱，禱雨於他祠，不獲，則禱於此，其禱輒應，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。

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，西湖深靚空闊，納光景而涵煙霏，菱芡荷花之所附麗，龜魚鳥蟲之所依憑，漫衍(四)而不迫，紆餘(五)以成文，陰晴之中，各有奇態，而不可以言盡也。故岸湖之山，多爲所

誘而不克以爲泉。澗江介於吳越之間，一晝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，疾擊而遠馳，咒（六）虎駭而風雨怒，遇者摧，當者壞，乘高而望之，使人毛髮盡立，心掉而不禁。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脇，（七）而不暇以爲泉。惟此地蟠幽而踞阻，內無靡曼之誘，散越其精；外無豪捍之脇，以虧疎其氣。故嶺之左右，大率多泉；龍井其尤者也。夫畜之深者，發之遠。其養也不苟，則其施也無窮。龍井之德，蓋有至於是者，則其爲神物之託也，亦奚疑哉？

元豐二年，辨才法師元靜（八）自天竺謝講事，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，院去龍井一里，凡山中之人，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將至壽聖者，皆取道井旁。法師乃卽其處爲亭。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，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。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，觀者異焉。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，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，過錢塘，訪法師於山中，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，指龍井曰：「此泉之德至矣，美如西湖，不能淫之使遷；壯如澗江，不能威之使屈。受天地之中，資陰陽之和，以養其源，推其緒餘，以澤於萬物。雖古有道之士，又何以加於此，盍爲我記之？」余曰：「唯唯。」

秦觀（一〇四九—一一〇〇）字少游，一字太虛，宋揚州高郵人，舉進士，元祐初，蘇軾薦於朝，除祕書正字。紹聖初，坐黨籍，出

刺杭州。卒年五十二。有淮海集。

- (一)龍井、在浙江 杭縣 鳳篁嶺上，亦名龍泉。 (二)赤烏，三國吳大帝年號。 (三)潮江與浙江同。 (四)漫衍，水淫衍貌。  
(五)紆餘，水曲而曠貌。 (六)兕，音似，獸類，似牛。 (七)鵠同脅，以威力迫也。 (八)是年宋仁宗二年，中秋後一日，羣觀同參。

寥子月夜杖策度風篁嶺，謁辯才法師於潮音堂，作此記。又別作龍井題名記。(見淮海年譜)

(選自淮海集)

## 過小孤山大孤山(二)記

宋陸游

八月一日過烽火磯，南朝自武昌至京口，(二)列置烽燧，(三)此山當是其一也。自舟中望山，突兀而已。及拋江過其下，嵌巖竇穴，怪奇萬狀，色澤瑩潤，亦與它石迥異。又有一石，不附山，傑然特起，高百餘尺。丹藤翠蔓，羅絡其上，如寶裝屏風。是日風靜，舟行頗遲，又秋深潦縮，故得盡見。杜老(四)所謂：「幸有舟楫遲，得盡所歷妙」也。過澎浪磯 小孤山，二山東西相望。小孤屬舒川 宿松縣，有戍兵。凡江



中獨山，如金山焦山落星（五）之類，皆名天下，然峭拔秀麗，皆不可與小孤比。自數十里外望之，碧峯巖然孤起，上干雲霄，已非它山可擬。愈近愈秀，冬夏晴雨，姿態萬變，信造化之尤物也。但祠宇極於荒殘，若稍飾以樓觀亭榭，與江山相發揮，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。

廟在山之西麓，額曰惠濟，神曰安濟夫人。紹興（六）初，張魏公（七）自湖湘還，嘗加營葺，有碑載其事。又有別祠在澎浪磯，屬江州彭澤縣，三面臨江，倒影水中，亦占一山之勝。舟過磯，雖無風，亦浪湧，蓋以此得名也。昔人詩有：「舟中估客莫漫狂，小姑前年嫁彭郎」之句。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，澎浪廟有小姑像，實不然也。晚泊沙夾，距小孤一里。微雨，復以小艇遊廟中。南望彭澤都昌諸山，煙雨空濛，鷗鷺滅沒，極登臨之勝，徙倚久之而歸。方立廟門，有俊鶻（八）搏水禽，掠江東南去，甚可壯也。廟祝云：「山有棲鶻甚多。」

二日早，行未二十里，忽風雲騰湧，急繫纜。俄復開霽，遂行，泛彭蠡口，四望無際，乃知太白「開帆入天鏡」之句爲妙，始見廬山及大孤。大孤狀類西梁，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，然小孤之旁，頗有沙洲葭葦，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，望之如浮水面，亦一奇也。江自湖口分支爲南江，蓋江西路也。江水

渾濁，每汲用，皆以杏仁澄之，過夕乃可飲。南江則極清澈，合處如引繩，不相亂。晚抵江州，（九）州治德化縣，卽唐之潯陽縣，柴桑粟里，（一〇）皆其地也。南唐爲奉化軍節度，今爲定江軍。岸土赤而壁立，東坡先生所謂「舟人指點岸如赭」（一一）者也。泊盪浦，（一二）水亦甚清，不與江水亂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，首尾財六日，其間一日阻風不行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。

陸游（一一二五—一二一〇）字務觀，號放翁，宋越州山陰人。孝宗初，賜進士出身。范成大帥蜀，爲參議官。後修三朝國史實錄，致仕，封渭南伯。卒年八十五。有渭南文集、劍南詩稿等。

（一）小孤山，在江西省彭澤縣北，安徽省宿松縣東，屹立長江中，故曰孤山；以別大孤，故又曰小孤。山形如髻，俗稱髻山。大孤山，在江西九江縣東南鄱陽湖中之北，山形似髻，亦名髻山。橫扼湖口，孤峯獨峙，與小孤山遙對。按宋孝宗乾道六年，放翁以通判夔州入蜀，以日記紀行，名曰入蜀記。此篇乃其道經小孤山大孤山之一節，選錄以備一格。（二）京口，卽今江蘇鎮江縣。

（三）邊有警則舉火，夜曰燭，晝曰燧。（四）杜老，指唐詩人杜甫。（五）參閱本編王叔承遊金焦兩山記，落星山在江寧縣東北，北臨大江。三山俱爲江蘇名勝。（六）紹興，南宋高宗年號。（七）張魏公，指宋張浚，浚字德遠，高宗時，爲川陝京西諸路宣撫使，力扼金人，尋知樞密院。會秦檜主和議被貶。孝宗時除樞密使，都督江淮軍馬，封魏國公。（八）俊鶻，鶻鳥也。鶻音骨。

(九)宋以潯陽爲江州，今九江縣治。(一〇)柴桑，舊縣名，故城在今九江縣西南。東漢末，諸葛亮見孫權於此。栗里，古地名，亦曰栗里原。栗里鋪，在今九江縣西南，與柴桑山相近。晉陶潛嘗居於此。(一一)精音櫛，赤色也。(一二)湓浦，卽湓水，廬山記：「江州有荷益山，故其城曰湓城，湓曰湓浦。」

(選自入蜀記)

## 峨眉山行記(二)

宋范成大

峨眉有三山，爲一列，曰大峨，中峨，小峨。中峨小峨，昔傳有遊者，今不復有路。惟大峨其高摩霄，爲佛書所記普賢大士(二)示現之所。自郡城出西門，濟燕渡，水洶湧甚險，此卽雅州江。其源自蘄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來。過渡，宿蘇稽鎮，過符文鎮，兩鎮市井繁邃。符文出布，村婦聚觀於道，皆行而績麻，無素手者。民皆束艾蒿於門，燃之發煙，意者熏祓穢氣，以爲候迎之禮。至峨眉縣宿。

癸巳，自縣出西門登山，過慈福普安二院，白水莊蜀村店。十二里龍神堂，自是礪谷春涼。(三)林

樾雄深，小憩華嚴院。過青竹橋，峨眉新觀，路口梅樹壩，兩龍堂，至中峯院。院有普賢閣，回環十數峯繞之。背倚白巖峯，右傍最高而峻挺者曰呼應峯，下有茂真尊者菴。孫思邈（四）隱峨眉時，與茂真常相呼應於此云。出院，過樟木牛心二嶺，及牛心院。路口至雙溪橋，亂山如屏簇，有兩山相對，各有一溪出，並流至橋下石壑，深數十丈。竊然沉碧，飛湍噴雪，奔出橋外，則入岑蔚中。可數十步，兩溪合，以投大壑，淵渟凝湛，散爲溪灘。灘中悉是五色及白質青章石子，水色麴塵（五）與石色相得，如鋪翠錦，非摹寫可具。朝日照之前，則有光彩發溪上，倒射巖壑，相傳以爲大士小現也。牛心寺，三藏師繼業，自西域歸過此，將開山，兩石鬪溪上，攬得其一，上有眉目，以爲寶瑞，至今藏寺中。此水遂名寶現溪。自是登危磴，過菩薩閣，當道有榜曰「天下大峨山」，遂至白水普賢寺。自縣至此皆峻阪，四十餘里，然始是登頂之山脚耳。

甲午，泊白水寺，謁普賢大士銅像，國初勅成都所鑄。有太宗、仁宗、真宗三朝所賜御製御書百餘卷，七寶冠，金珠瓔珞袈裟，金銀餅鉢，奩，鑪，匙，筴，果，壘，銅鐘，鼓，鑼，盤，蠟，茶，塔，芝草之屬。又有崇寧（六）中宮所賜錢幡及織成紅幢等物，及仁宗所賜紅羅紫繡袈裟，上有御書發願文，嘉祐（七）七年福寧殿

御札記。次至經藏，亦朝廷遺尙方（八）工作寶藏也。正面爲樓閣，兩傍小樓便戶，釘鉸皆以鎗石（九）極備奇靡，相傳純用京師端門之制。經書造於成都，用碧碾紙（一〇）銷銀書之。卷首悉有銷金圖畫，各圖一卷之事。兼織輪相（一一）鈴杵器物及「太平皇帝萬歲」等字於繁花繡葉之中，今不能見此等織文矣。次至三千鐵佛殿，云普賢居此山，有三千徒衆共住，故作佛，鑄甚朴拙。是日禱於大士，丐三日好晴以登山。

乙未，果大霧，遂登上峯。自此登峯頂光相寺七寶巖，其高六十里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。又無復蹊蹬，斫木作長梯，釘巖壁緣之而上，意天下登山險峻，無此比者。余以健卒挾山轎強登，以山丁三十人，曳大繩行前挽之。同行則山中梯轎，出白水寺側門，便登點心坡，言峻甚，足膝點於胸云。過茅亭，嘴石子雷大小深坑駱駝嶺簇店。凡言店者，當道板屋一間，將有登山客，則寺僧先遣人煮湯於店，以俟蒸炊。又過峯門羅漢店大小扶舁錯歡喜木皮里胡孫梯雷洞坪。凡言坪者，差可以託足之處也。雷洞者，路左深崖萬仞，蹬道缺處，則下瞰沉黑若洞然。相傳下有淵水，神龍所居。凡七十二洞，歲旱則禱于第三洞。初投香幣不應，則投死麩及婦人衣履之類以振觸之，往往雷風暴發。峯頂光明巖上，所

謂「兜羅綿雲」(一一)亦多出於此洞。過新店八十四盤娑羅坪。娑羅者，其木葉如海桐，又似楊梅，花紅白色，春夏間開，惟此山有之；初登山半即見之，至此滿山皆是。大抵大峨之上，凡草木禽蟲，悉非世間所有。余來以季夏，數日前雪大降，木葉猶有雪漬爛斑之跡。草木之異，有如八仙而深紫，有如牽牛而大數倍，有如蓼而淺青。聞春時異花猶多，但是時山寒，人鮮能識之。草葉之異者，亦不可勝數。山高多風，木不能長，枝悉下垂。古苔如亂髮鬢(一二)挂木上，垂至地，長數丈。又有塔松，狀似杉而葉圓細，亦不能高，重重偃蹇如浮圖，至山頂尤多。又斷無鳥雀，蓋山高飛不能上。自娑羅坪過思佛亭，軟草坪洗脚溪，遂極峯頂光相寺，亦板屋無人居，中有普賢小殿。以卯初登山，至此已申後。初衣暑綌，漸高漸寒，到八十四盤則最寒。比及山頂，亟挾纊(一四)兩重，又加毳衲，駝茸之裘，盡衣笥中所藏。繫重巾，躡氈靴，猶凜慄不自持，則熾炭擁爐危坐。山頂有泉，煮米不成飯，俱碎如砂粒。萬古冰霜之汁，不能熟物，余前知之，自山下攜水一缶至，才自足也。移頃，冒寒登天仙橋，至光明巖，炷香小殿上，木皮蓋之王瞻叔參政，嘗易以瓦，爲雪霜所薄，一年輒碎，後復以木皮易之，翻可支二三年。人云佛現悉以午，今已中後。遂巡忽雲出巖下傍谷，卽中雷洞山也。雲行勃勃如隊仗，旣當巖，則少駐。雲頭現大圓光，雜色之

暈數重，倚立相對，中有水墨影，若仙聖跨象者。茶頃光沒，而其傍復現一光如前，有頃亦沒。雲中復有金光兩道，橫射巖腹，人亦謂之小現。日暮雲物皆散，四山寂然。一夜燈出巖下，徧滿彌望，以千百計。夜寒甚，不可久立。

丙申，復登巖眺望，巖後岷山萬重，稍北則瓦屋山在雅州，稍南則大瓦屋近南詔，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。小瓦屋亦有光相，謂之「辟支（一五）佛現」。此衆山之後，卽西域雪山，崔嵬刻削，凡數十百峯，初日照之，雪色洞明，如爛銀晃耀曙光中，此雪自古至今，未嘗消也。山綿延入天竺諸番，相去不知幾千里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，瑰奇勝絕之觀，直冠平生矣。復詣巖致禱，俄氛霧四起，混然一白，僧云：「銀色世界也。」有頃，大雨傾注，氛霧辟易（一六）僧云：「洗巖雨也，佛將大現。」兜羅綿雲復布巖下，紛郁而上，將至巖數丈輒止。雲平如玉地，時雨點猶餘飛，俯視巖腹，有大圓光，偃臥平雲之上。外暈三重，每重有素黃紅紫之色。光之正中，虛明凝湛，觀者各自見其形，現於虛明之處，毫釐無隱，一如對鏡，舉手動足，影皆隨形，而不見傍人。僧云：「攝身光也。」此光既沒，前山風起雲馳，風雲之間，復出大圓相光，橫亘數山，盡諸異色。合集成采，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蒨，不可正視。雲霧既散，而此光獨明，人謂

之「清現」。凡佛光欲現，必先布雲，所謂兜羅綿世界，光相依雲而出，其不依雲，則謂之清現，最難得。食頃，光漸移過山而西。左顧雷洞祠，山復出一光，如前而差小。須臾亦飛行過山外，至平野間轉徙，得與巖正相直，色狀俱變，遂爲金橋，大略如吳江垂虹，而兩旁各有紫雲捧之。凡自午未雲物淨，謂之「收巖」。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。

丁酉，下山。始登山時，雖躋攀艱難，有繩曳其前，猶嶮而不危。下山時雖復以繩縋輿後，梯下輿夫難著脚，愈嶮且危。下山漸覺暑氣，以次減去綿衲。午至白水寺，則絺綌如故。聞昨暮寺中大雷雨，峯頂夕陽快晴，元不知也。食後游黑水，過虎溪橋，奔流激湍，大略似雙溪而小不及。始開山僧自白水尋勝至此，溪漲不可渡，有虎蹲伏其傍，因遂跨之，亂流而濟，故以名溪。黑白二水，皆以石色得名。黑水前對月峯，棟宇清潔，宿寺中東閣。

秋七月，戊戌朔，離黑水，復過白水寺，前渡雙溪橋，入牛心寺。而後斷路白雲峽，水方漲，碧流白石，照人肺肝，如層冰積雪中。籃輿下行峽淺處，以入寺，飛濤濺沫，襟裾皆濡。境過清，毛髮盡竦。寺對青蓮峯，有白雲青蓮二閣最佳。牛心本孫思邈隱居，相傳時出諸山寺中，人數見之。小說亦載招僧誦經，施



與金錢，正此山故事。有孫仙煉丹竈在峯頂。又淘米泉在白雲峽最深處，去寺數里，水深不可涉。獨訪丹竈，傍多奇石。祠堂後一石尤佳，可以箕踞宴坐，名玩丹石。寺有唐畫羅漢一板，筆跡超妙，眉目津津，欲與人語。成都古畫浮屠像最多，以余所見，皆出此下。蜀畫胡僧，惟盧楞伽之筆爲第一，今見此板，乃知楞伽源流所自。餘十五板亡之矣。此寺卽繼業三藏所作。業姓王氏，耀州人，隸東京天壽院。乾德（二七）二年，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，求舍利及貝多葉（一八）書，業與遣中，至開寶（一九）九年始歸寺。業詣闕進所得梵夾舍利等，詔擇名山修習。登峨眉北望牛心，衆峯環翊，遂作庵居，已而爲寺。業年八十四而終。出牛心，復過東峯之前，入新峨眉觀。自觀前山開新路極峻斗下，冒雨以遊龍門。踞蹶數里，歛（二〇）至一處，溪澗自兩山石門中湧出，是爲龍門峽。以一葉舟，棹入石門，兩岸千丈巖壁，色如碧玉，刻削光潤。入峽千餘丈，有兩瀑布各出一巖頂，相對飛下。嵌根有盤石承之，激爲飛雨，濺沫峽舟，過其前，衣皆沾溼。又數丈，半巖有圓龕，去水可二丈，以木梯升之，卽龍洞也。峽中紺碧無底，石寒水清，非復人世。舟行數十步，石壁益峻，水益湍，急回棹。舟人云：「前去更奇！」以雨大作，加飛瀑沾濡，暑肌起粟，骨驚神懍。（二二）凜乎其不可以久留也。昔嘗聞峨眉雙溪，不減廬山三峽，前日過之，真奇觀。及至

龍門，則雙溪又在下風，蓋天下峽泉之勝，當以龍門爲第一。然其路嶮絕，亂石當道，將至峽，必捨輿躡草履，經營傾步於槎牙兀嶮（二三）中，方至峽口。蓋大峨峯頂，天下絕觀，蜀人固罕有遊，而龍門又勝絕於山間，遊峨眉山者亦罕能到，非好奇喜事，忘勞苦而不憚疾病者，不能至焉。復尋大路出山，初夜始至縣中。

己亥，發峨眉，晚至嘉州。

范成大（一一二六一—一九三）字致能，號石湖居士，宋吳郡人。紹興進士，奉使金國，歸除中書舍人。後除四川制置使，召對拜參知政事。卒年六十八。有石湖居士集。

- （一）峨眉山，在今四川峨眉縣西南。按成大於孝宗淳熙四年五月，自四川制置使召還，中經古蹟形勝，逐日臚載，名吳船錄。此篇卽節選其記大峨山之一段也。
- （二）普賢大士，菩薩名，行爾法界曰普，位隣極聖曰賢，與文殊爲佛門二聖。
- （三）春淙，谷水流聲也。
- （四）孫思邈，唐華原人。善言莊老，居太白山。顯慶中召見，拜諫議大夫。稱疾還山，永淳初卒，年百餘歲。
- （五）麴塵，酒麴所生細菌，淡黃色，輕揚爲塵，故謂淡黃色曰麴塵，亦作鞠塵。
- （六）崇寧，宋徽宗年號。
- （七）嘉祐，宋仁宗年號。
- （八）尙方，官名，主作禁中器物。
- （九）鑰石，鑰音箇，自然銅之精也，色如黃金。與爐甘石煉之，則爲鑰石。
- （一〇）確紙，亦稱麥確箋。

普通多用作書畫，紙之精造者。 (一一) 輪相，觀佛三昧海經：「佛畢足時，足下千輻輪相。」謂足掌紋如千輻輪也。 (一二)

兜羅綿雲，翻譯名義集：「兜羅綿或云妬羅綿。妬羅，樹名，綿從樹生，因而並稱，如柳絮也。」此謂雲如兜羅綿狀。 (一三) 鬢音

三，亂髮也。 (一四) 縷，綿也。 (一五) 辟支，梵語，獨覺之義。 (一六) 辟易，退避也。 (一七) 乾德，宋太祖年號。 (一八) 舍利

即舍利子，釋迦既卒，弟子阿難等焚其身，有骨子如五色珠，光瑩堅固，名曰舍利子。貝多，樹名，樓閣之屬，五印度皆有之。其葉可

裁爲紙，用以寫經。故稱經亦謂貝葉。 (一九) 開寶，亦宋太祖年號。 (二〇) 欸，許鬱切，急也。 (二一) 櫂，同棹。 (二二) 兀臬，

亦作兀臬，寤寐不安也。嶼，音擊。

(選自吳船錄)

## 遊天平山(二) 錄

宋 周必大

五月丁亥，早，范至能顏休文相別於闔門外。唐致遠聯舟遠城，望姑蘇館而過，八里至橫塘，又數里至黃山，又數里過木瀆，遂至靈岩院。至能走价送薰香松黃新茶，其簡云：「來日登天平，須攀援至

遠公(二)亭及諸石屏處。白雲泉名在水品，其色凝白，蓋乳泉也。張又新(三)以虎丘石井松江在第三第六，而下此泉，未知如何？試一別之。向壽老(四)欲作亭泉上，及別築遠公亭石上。山路旁有石龜，極形似，向亦有名，近無知者。忠烈廟具有文正(五)以下畫像掛壁，謁之。」

丙辰早，升小車，過天平，下嶺甚峻，約數里，至白雲寺。圖經云：「唐寶曆二年置，在縣西南二十五里。」本遠公道場，今范文正公功德院。寺有白樂天、蘇子美、王君玉、蔣希魯詩刻。欲因致遠登山，而脚力頓疲難之，然思至能簡中語，恐遺恨他年，遂奮衣右轉而上。酌白雲泉，甚白而甘。躡石蹬至卓筆峯，峯高數丈，截然立雙石之上，附著脆軀，疑其將墜。餘如屏如蟲，或插或倚，備極奇怪。行十六七里，石愈衆，而力愈憊，乃循左徑訪石屋。三面壁立，覆以二大石，少休其中。下至小石屋，一石覆之。又下至飛來峯，高二丈，上銳下侈，微附盤石，前臨崖谷，茲其異也。又東下遠公庵，一名望湖臺，正直寺後。又下至五丈石，以閣石上。次至頭陀岩，有蓋斜蔽之。次至龜石，脊勢隱起，名不虛得。此山大抵皆石也，瑰形詭狀，可喜可愕。今日適疲倦，又尙暑，不能窮其巔，然郡人能至子之所至者寡矣，況遊客乎！

歸寺，欲拜文正及四子畫像，坐待魚鱸。(六)移時乃至。明日，蓋文正忌辰云。

周必大（一一二六—一二〇六）字子充，一字洪道，自號平園老叟，宋廬陵人。紹興進士，孝宗時，權給事中。後拜右丞相，封濟國公。歷光宗寧宗二朝，慶元初以少傅致仕。卒年八十一，諡文忠。有平園集等。

（一）天平山，在今蘇吳縣西二十里。巍然特立，山頂正平，故名。（二）遠公，宋僧明遠也。（三）張又新，字孔昭，唐陸渾人。元

和進士，官終左司郎中，著有煎茶冰記。（四）壽老，宋僧。（五）文正，指范仲淹，諡文正。（六）魚鑰，芝田錄：「門鑰必以魚，取

其不暝目，守夜之義。」

（選自平園集）

## 東遊略記

金元好問

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，冠氏趙侯，將會行臺公于泰安。（一）侯以予宿尚遊觀，拉之偕行，凡三十日，往復千里，而在鞍馬者八日，故所歷不能從容。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，因略記之，以備遺忘。

郭巨（二）廟在長清（三）西南四十里，所路傍小山之上。齊武平（四）中，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

在焉。所刻人物舟車馬象，三壁皆滿。衣冠之制，絕與今世不同。有如沈存中（五）所記幞頭，但不展脚耳。西壁外，胡僕射刻頌，規制如磨崖（六）狀，字作隸書，文齊梁體（七）而不苦佳。後題云：「居士慧朗侍從至。」朗能草隸書，世謂朗公書者是也。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，故題字云然。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，并長清尉李臯祭文。

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，距縣八九十里所。大觀（八）三年，東平陳彥元廟記云：「盧城圯，澗中得唐中和（九）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，載齊師爲晉所敗，殺馬隘道，晉師不得過，謂以是得名。字當爲格，而今爲隔馬。疑與左氏不合。」又謂：「里俗相傳，景德（一〇）中契丹寇兗鄆，山之神陰障戎馬，使不得南，以是得名。」以予觀之，古今祠廟，不能考其所從來，而妄爲立名號者多矣。殺馬隘道，神何預焉，而祠之。至於陰障戎馬，則又齊東野人語（一一）也。記又云：「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，將以封爵，請於朝。」今榜云豐施侯廟者，豈端肅遂得所請耶？

靈岩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。寺旁近有山曰雞鳴，曰明孔。寺後有方山，泉曰雙鶴，曰錫杖。寺先有宋日御書，今亡矣。絕景亭在方山之下，絕類嵩山，法王党承旨世傑（一二）寺記云：「寺本希有如來

出世道場，後魏正光初，梵僧法定撥土立之。定之來，青蛇導前，雙虎負經。景德中賜今名。子按大觀中石橋記云：「寺是正光重建，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考耶？梁縣香山寺記，說寺初建時，一胡僧自西域來，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。今人遂謂梁縣香山，真是大悲化現之所。子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，豈亦此類者，抑党有所據而言也？寺壁石刻甚多，有張挾叔文、蘇轍子由、吳棫、顧道詩，餘人不能悉記。

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，今云四十五里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。出州北門，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，遂登天門。岳頂四峯：曰秦觀、曰觀越、曰觀周、曰觀秦。觀有封禪壇。壇之下，有秦李斯、唐宋磨崖。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，日出三丈。而子登、曰觀，平明見日出，疑是太史公夸辭。問之州人，云：「嘗有抱鷄宿山上者，鷄鳴而日始出。蓋岱宗高出天半，昏曉與平地異，故山上平明，而四十里之下，纔味爽間耳。」此語似亦有理，故錄之。岳祠在城中，大定（二三）十九年被焚，二十一年新廟成，又三十年，毀於貞祐（一四）之兵，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。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。城四周有岱岳、青帝、乾元、升元四觀。青帝觀有唐大中（一五）歲金龍石刻。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、玄元、天皇、大帝之號見於

此岱岳觀有漢柏，柯葉甚茂，東有嶷嶷亭。山水自溪澗而下，就兩崖爲壁，如香山石樓，上以亭壓之。北望天門，屹然如立屏，而濁流出几席之下，真泰山絕勝處也。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，合祀五方帝，及九宮貴人壇。壇南有碑，碑陰載獻官姓名，駙馬都尉二人，攝司徒司空，充黑帝青帝獻官。九宮貴神合祀官，右諫議大夫种放，其餘知名，如魏庠輩又三四人。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，並篆登泰山謝天書述。二聖功德銘。碑石堅整，若三山幘風然。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，壇亦有頌。壇西南四五里，所有蒿里山。山坡陀地中，如大冢墓，石壇在其上。宋禪社首碑，在山下祠中。宋以大中祥符（一六）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泰山，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億譔述，然字畫多剝落，不能完讀矣。泰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，宋泰山孫先生明復居之。州學有魯兩先生（一七）祠堂，党承旨作記。兩先生者，明復與徠先生石守道也。

龍泉寺在平陰（一八）東南四十里，齊天統中建，下寺有石刻。劉豫阜昌三年，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，亦有碑。又阜昌中題名最多。佛像古雅，皆數百年物。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，非晚唐人不能造也。此行游泰山者五日，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，得詩凡十首云。



元好問（一一九〇—一二五七）字裕之，號遺山，金太原秀容人。與定進士，官至尙書省左司員外郎，金亡不仕。元世祖在邸，聞其名，將以館閣處之，未用而卒，年六十八。有遺山集等。

（一）泰安、金州名，即今山東泰安縣。（二）郭巨，漢隆慮人，孝子。（三）長清，故城在今山東長清縣東南三十里。（四）武平、

南北朝北齊溫公年號。（五）沈存中，名括，宋錢塘人。嘉祐進士，博學無所不通，著有夢溪筆談等書。（六）磨崖，碑名，唐玄宗

紀泰山銘碑，即磨崖碑之一。（七）南朝齊梁二朝，文體輕麗，世稱齊梁體。（八）大觀，宋徽宗年號。（九）中和，唐僖宗年號。

（一〇）景德，宋眞宗年號。（一一）齊東野人語，齊國東鄙野人之語，言不足信也。（一二）党承旨，即党懷英，字世傑，金馮

翊人。大定進士，能屬文，尤工篆隸。承安中，累遷翰林學士承旨，卒，諡文獻。（一三）大定，金世宗年號。（一四）眞祐，金宣宗年

號。（一五）大中，唐宣宗年號。（一六）大中祥符，宋眞宗年號。（一七）剛先生，爲宋孫復石介。復字明復，晉州平陽人。舉進

士不第，退居泰山，學春秋，著尊王發微十二篇。介字守道，兗州人。嘗躬耕徂徠山下，以易教授，魯人號爲徂徠先生。（一八）平

陰，今山東平陰縣。

（選自遺山文集）

## 遊龍山(二)記

元麻革

余生中條王官五老(一)之下，長侍先人西觀太華(二)迤邐東游洛，因避地家焉。如女兒烏權白馬諸峯，固已厭登飽經，窮極幽深矣。革代(四)以來，自鴈門(五)踰代嶺之北，風壤陡異，多山而阻，色往往如死灰，凡草木亦無粹容。嘗切慨歎，南北之分，何限此一嶺，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！越既留滯居延(六)吾友渾源劉京叔(七)嘗以詩來，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。渾源實居代北，余始而疑之；雖然，吾友著書立言，斬信於天下後世者，必非誇言之也，獨恨未嘗一遊焉。

今年夏，因赴試武川(八)歸，道渾水(九)修謁于玉峯先生魏公。公野服蕭然，見余於前軒，語未周浹，(一〇)驟及是邦諸山，若南山，若柏山，業已游矣；惟龍山爲絕勝，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，子幸來，殊可喜。乃選日爲具，拉諸賓友，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，抵山下。山無麓，乍入谷，未有奇。沿溪曲折行數里，草木漸秀潤；山竦出，嶄然露芒角；水聲鏘然鳴兩峯間，心始異之。又盤山行十許里，四山忽合，

若拱而提環而衛者，嘉木奇卉被之，葱蒨醞郁。(二)風自木杪起，紛披震蕩，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，使人神駭目眩。又行數里，得泉之泓澄淳溜者焉；洑出石罅，激而爲迅流者焉。陰木蔭其顛，幽草繚其趾。賓欲休，咸曰：「莫此地爲宜。」卽下馬，披草踞石列坐，諸生淪觴以進。酒數行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：「此可識。」因命余，余乃援筆書。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。又行十許里，大抵一峯一盤，一溪一曲，山勢益奇峭，樹林亦多杉檜栝柏，而無他凡木也。溪花種種，金間玉錯，芬香入鼻，幽遠可愛。木蘿松鬣，冒(二)人衣袖。又縈紆行數里，得岡之高，遽陟而上，馬力殆不能勝。行茂林下，又五里，兩嶺若歧，中得浮屠氏之居，曰大雲寺。有僧數輩來迎，延入館於寺之東軒。林巒樹石，櫛比栝立，皆在几席之下。

憩過午，謁主僧英公，相與步西嶺，過文殊巖。巖前長杉數本挺立，有磴懸焉。下瞰無底之壑，危峯怪石，巒岿(一三)巧鬪，試一臨之，毛骨森豎。南望五臺諸峯，若相聯絡無間斷。西北而望，峯豁而川明，村墟井邑，隱約微茫，如弈局然，徜徉者久之。蚤綠(一四)入西方丈，觀故候同知運使雷君詩石，及京叔諸人留題。迺徑北嶺，登萱草坡，蓋龍山絕頂也。嶺勢峻絕，無路可躋，步草而往，深弱且滑甚，攀條捫蘿，疲極乃得登。四望羣木，皆翠杉蒼檜，凌雲千尺，與山無窮，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。降乃復坐文殊

巖下，置酒小酌。

日既入，輕煙浮雲，與暝色會。少焉月出，寒陰微明，散布石上，松聲脩然，自萬壑來。客皆悚視寂聽，覺境逾清，思逾遠。已而相與言曰：「世其有樂乎此者與？」酒醺，談辯盪起，各主其家山爲勝。更嘲迭難，不少屈。玉峯坐上坐，亦怡然一笑。詩所謂「善戲謔兮，不爲虐兮」（一五）者是也。至二鼓，乃歸臥東軒。

明旦復來，各有詩識于右。午飯主僧丈室。已乃循嶺而東，徑甚微，木甚茂密，僅可通馬行。又五里，至玉泉寺，山勢漸頗隘，樹林漸稀闊，顧非龍山比。寺西峯曰望景臺，險甚。主僧導客以登，歷欽峯，坐盤石，其傍諸峯羅列，或偃或立，或將仆墜，或屬而合，或離而分，賈奇獻異，不一狀。北望川口最寬肆，金城原野，分畫條列，歷歷可數；桑乾一水，紆繞如玦。觀覽曠達，此玉泉勝處也。從此歸，路嶮不可騎，皆步而下，重溪峻嶺，愈出愈有。抵暮，迺得平地，宿李氏山家。

臥念茲游之富，與夫昔所經見，而不能寐。若太華之雄尊，五老之巧秀，女兒之婉嚴，烏權白馬之端重，茲山固無之。至於奧密淵邃，樹林蒼蔚繁阜，不一覽而得，則茲山亦豈可少哉！人之情大抵得於

此而遺於彼，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，此通患也。不知天壤之間，六合之內，復有幾龍山也。因觀山於是乎有得。徒以文思淺狹，且游之亟，無以盡發山水之祕。異時當同二三友，幅巾藜杖，于子（一六）而行，遇佳處輒留，更以筆札自隨，隨得隨紀，庶幾茲山之髣髴云。己亥歲七夕後三日，王官麻革記。

麻革，字信之，元虞鄉人。金正大中，與張澄、杜仁傑、董隱內鄉山中，教授生徒，日以作詩爲業，人稱臨溪先生，有臨溪集。

（一）龍山，在今山西渾源縣西南四十里，亦名封龍山。（二）中條，山名，在今山西永濟縣東南，南跨虞鄉。山狹而長，東太行，西

華嶽，此山居中，故名中條。王官，谷名，在中條山中。五老，山名，在虞鄉縣西南。（三）大華，即西嶽華山。（四）此指金哀宗，爲元

所滅。（五）雁門山，在山西代縣西北。（六）居延，漢縣名，今甘肅酒泉縣邊外，蒙古額濟納旗境。（七）京叔，劉祁字，金山西

渾源人，入元後，選授山西東路考試官。著有歸潛志。（八）武川，今綏遠省武川縣。（九）渾水，即桑乾河，源出山西馬邑縣。

（一〇）周浹，周匝也，此言前語猶未完也。（一一）菰蔞，鬱郁，草木繁茂華盛貌。（一二）胛音絹，掛也。（一三）噴，訥音攢，訖，

山銳貌。（一四）鬻，綵，謂恃攀附以上升也。（一五）見詩衛風淇奥篇。（一六）于子，行貌。

（選自元文類）

## 遊鍾山(二)記

明宋 濂

鍾山一名金陵山。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，吳大帝封曰蔣侯，大帝祖諱鍾，又更名蔣山。實作揚都之鎮，諸葛亮所謂「鍾山龍蟠」卽其地也。

歲辛丑二月癸卯，予始與劉伯溫、夏允中、二君游。日在辰，出東門，過半山報寧寺，寺舒王故宅，(三)謝公墩，(四)隱起其後。西對部婁，(五)小邱，部婁蓋舒王病濕，鑿渠通城河處。南則陸修靜，(六)茱萸園，齊文惠太子，(七)博望苑，白煙涼草，離離蕤蕤，使人躊躇不忍去。沿道多蒼松，或如翠蓋斜偃；或蟠身矯首，如王虺，(八)搏人或捷如山猿，伸臂掬澗泉飲。相傳其地少林木，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職者栽之，遺種至今。抵闔閩，關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，(九)在焉。梁以前，山有佛廬七十，今皆廢，惟寺爲盛；近燬於兵，外三門僅存。自門左折入廣慈丈室，謁欽上人，上人出，三人自爲賓主。適松花正開，黃粉麩麩，(一〇)觸人，捉筆聯松花詩，詩不就。予獨出行甬道間，會章君三益，(一一)至，遂執

手至翠微亭，登玩珠峯。峯獨龍阜也。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（二）葬其下。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。後人作殿，四阿（一三）鑄銅貌大士實浮圖。浮圖或現五色寶光，舊藏大士履，神龍（一四）初，鄭克俊取入長安。殿東木末軒，舒王所居，俯瞰山足，如井底。出度第一山亭，亭顏米芾（一五）書。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。塔上石，其制若圓楹，中斲爲方，下刻二鬼擎之。方上書云：「梁古草堂法師之墓。」有融（一六）匾法，定爲梁人書。復折而西，入碑亭，碑凡數輩，中有張僧繇（一七）畫大士相，李白贊，顏真卿書，世號三絕。又東折，度小澗，澗前定林院基，舒王嘗讀書於此，院廢，更剝雪竹亭，與李公麟（一八）寫舒王像，洗硯池，亦皆廢。又北折，至八功德水，天監（一九）中，胡僧曇來棲，山龍爲致此泉，今斲作方池。池上有圓通閣，閣後卽屏風嶺，碧石林，幽邃如畫。前乃明慶寺故址，陳姚察（二〇）受菩薩戒之所。又東行，至道卿岩，道卿，葉清臣（二一）字也，嘗來游，故名。有僧宴坐岩下，問之，張目視弗應。時雉方杼粥，（二二）聞人聲，戛戛（二三）起岩草中。從此至靜壇，多臧矜先生遺跡。復西折，過桃花塢，詢道光泉，舒王所植松已偃，惟泉紺淨，沈沈如故。日將夕，章君上馬去，子還廣慈。二君熟寐方覺，呼燈起坐，共談古豪傑事，廂以險語，聽者爲改視。

明日甲辰，子同二君游崇禧院，院，文皇（二四）潛邸時建。從西廡下入永春園，園雖小，衆卉略具。揉柏爲麋鹿形，柏毛方怒長，翠濯濯可玩。二君行倦，解衣覆鹿上，挂冠鼠梓間，據石坐。主僧全師具壺觴，子不能酒，謝二君出游。夏君愕曰：「山有虎，近有僧采葑，虎遂入舍，僧門焉，虎爪其額，額有癍可驗。子勿畏，往矣！」子意夏君給我，扶兩騶奴，登惟秀亭。亭宜望遠，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，塗以金。又折而東，路益險。子更芒屨，倚騶奴肩，蹇蹶（二五）行，息促甚，張吻作鋸木聲。倦極思休，不問險溼，牒牒（二六）據頓地，視燥平處不數尺，兩足不隨。久之，又起行。有二臺闊數十丈，上可坐百人，卽宋北郊壇，祀四神處。問蔣陵及步夫人冢，無知者；或云在孫陵岡（二七）至此屢欲返，度其出已遠，又力行，登慢坡。草叢布如氈，不生雜樹，可憩，思欲借榻褥臥不去。坡古定林院基，望山椒無五十弓，不翅千里遠。竭力躍數十步輒止，氣定又復躍，如是者六七，徑至焉。大江如玉帶橫圍，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；天闕芙蓉諸峯，出沒雲際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，澗水滂滂（二八）流。玄武湖已堙久；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。西望久之，擊石爲浩歌，歌已，繼以感慨。又久之，傍厓尋一人泉，泉出小竅中，可飲一人，繼以千百弗竭。循泉西，過黑龍潭（二九）潭大如盎，有龍當可屠。側有龍鬼廟，頗陋。由潭上行，叢竹翳路，左右手開竹，身中



行，隨過隨合。忽腥風逆鼻，羣鳥哇哇亂啼，憶夏君有虎語，心動急趨過，似有逐後者。又棘針鈎衣，足數躓，咽唇焦甚。幸至七佛庵，庵蕭統講經之地，有泉白乳色，卽踞泉側嘯（三〇）衫袂落水中，不暇救，三嘯，神明漸復。庵後有太子巖，一號昭明書臺。方將入巖遊，庵中僧出肅，面有新癩，詢之，卽向采葺者，心益動，遂舍巖間別徑以歸。所謂白蓮池，定心石，宋熙泉，應潮井，彈琴石，落人池，朱湖洞天，皆不復搜覽。還抵永春園，見肴核滿地，一髻童立花下，問二客何在。童云：「遲公不來，出壺中酒飲，且賦詩大噉酒，盡徑去矣。」子遂回廣慈，二君出迎。夏君曰：「子顏色有異，得無有虎恐乎？」子笑而不答。劉君曰：「是矣！子幸不葬虎腹，當呼斗酒，滌去子驚可也。」遂同飲。飲半酣，劉君澄坐至二更，或撼之，至儻笑釣之，出異響，畏脅之，皆不動。子與夏君方困，睫交不可擘，乃就寢。又明日乙巳，上人出猶未歸，欲游草堂寺，雨絲絲下，意不往，乃還。

按地里志，江南名山，惟衡廬茅蔣，蔣山固無筮拔萬丈之勢，其與三山並稱者，蓋爲望秩（三一）之所宗也。晉謝尚，宋書次宗劉劭，齊周顒，朱應吳包，孔嗣之，梁阮孝緒，劉孝標，唐韋渠牟（三二）並隱於此。今求其遺跡，烏沒雲散，多不知其處。惟見羹兒牧豎，跳嘯於淒風殘照間，徒足增人悲思。況乎人

事往來，一日萬變，達人大觀，又何足深較？子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，一刻之樂，千金不人易也。山靈或有知，當使子遊盡江南諸名山，雖老死煙霞中，有所不恨，他尙何望哉！他尙何望哉！章君約重遊未遂，因歷記其事，一寄二君，一遺上人云。

宋濂（一三一〇—一三八一）字景濂，明浦江人。元時授翰林編修，辭不就。後仕明，累官至翰林學士，知制誥，以老致仕。卒年七十二，謚文憲，有宋學士集。

（一）鍾山，在今首都中山門外，一名紫荊山，又名聖遊山，北山。其他別稱見本文。以閣巒盤環，巖泉清麗著稱。（二）夏允中，名

燿，明初江寧人，工詩文。（三）半山報寧寺，王安石故宅，寺前雙楹，傳爲安石手植。由舊城東門至鍾山，此爲半道，故名。安石自

號半山，元豐間居此，捨宅爲寺，賜名報寧。安石，哲宗時封舒王，故稱舒王故宅。（四）謝公墩，在牛山寺側，晉謝安與王羲之嘗

登此墩，超然有高世之志，故名。（五）部婁與培婁同，小阜也。（六）陸修靜，字見寂，南朝宋東遷人，博精象緯，好方外游。

（七）文惠太子，姓蕭名長懋，南朝齊武帝長子，好釋氏，卒謚文惠。（八）王虺，蛇之大者。（九）太平興國寺，梁天監中，諱公所

建，原係靈谷寺，亦稱開善寺，宋改稱此名，又改稱蔣山寺。（一〇）麤蛇，細長貌，麤音三。（一一）三益，明龍泉章溢字，元末統

鄉兵屢平劇盜，明太祖時，累拜御史中丞。（一二）寶誌大士，南朝梁武帝時高僧，武帝嘗呼之曰誌公。（一三）四阿，四柱也。

(一四)神龍、唐武后年號。(一五)米芾、宋襄陽人，工書畫，得王獻之筆意，畫山水人，自成一家。(一六)融、似指梁王融；善書古今雜體書。(一七)張僧繇、南北朝梁之畫家，官吳興太守，善畫山水佛像。(一八)李公麟，字伯時，宋元祐進士，善畫山水佛像。山水似李思訓，佛像近吳道子。(一九)天監、梁武帝年號。(二〇)姚察，字伯審，陳武康人，入隋授秘書丞，勅撰陳二史，未成卒。(二一)葉潛，宋天聖進士，累擢翰林學士，權三司使。(二二)桴粥與桴育通。(二三)夏竦，介然獨立之貌。(二四)文皇，指元文宗，圖帖睦爾，嘗居建康。(二五)蹠蹠，行無常貌，時行時止也。(二六)牒，通壘，累也。(二七)孫陵，在鍾山南麓，吳大帝陵墓，故名。(二八)滌，本作流，音澗，水流貌。(二九)黑龍潭，在鉢山之前，即唐顏魯公放生池。(三〇)麩，汲引而噴之也，麩音拘。(三一)望秩，漢書郊祀志：「望秩於山川。」注謂：「在遠者而望祭之。」(三二)謝尚，字仁祖，善音樂，博綜衆藝，江表有鍾石之樂，自尚始。雷次宗，字仲倫，隱居不仕，嘗開館於雞籠山，聚徒教授。後築室鍾山，名其館曰招隱。劉昉，字伯猷，大明初以平廣陵功，封金城縣侯。元徽初，桂陽王休範作亂，奄至建業，昉戰死。周顒，字彥倫，建元中，爲始興王前軍諮議，直侍殿省，終國子博士。吳苞，字天蓋，太始中，過江聚徒教學，屢徵不起。孔嗣之，字敬伯，自廬江郡守去官，隱居鍾山。阮孝緒，字士宗，性至孝，嘗聽講於鍾山，母有疾，兄弟欲召之，母曰：「孝緒至性冥通，必當自到，果心驚而返。」劉孝標，字孝綽，官至秘書監，所著文辭，爲世所宗。韋渠牟，少警悟，工爲詩，李白授以古樂府，去爲道士，更爲浮屠，已而復冠，官四門博士。

士累擢至太常卿。

(選自明文在)

## 松風閣記

明劉基

松風閣在金雞峯(一)下活水源(二)上。予今春始至，留再宿，皆值雨，但聞波濤聲徹晝夜，未盡閱其妙也。至是，往來止閣上，凡十餘日，因得備悉其變態。

蓋閣後之峯，獨高於羣峯，而松又在峯頂，仰視如幢葆(三)臨頭上。當日正中時，有風拂其枝，如龍鳳翔舞，離稊(四)蜿蜒，轆轤(五)徘徊，影落簷瓦間，金碧相組繡，觀之者，目爲之明。有聲如吹塤篪，(六)如過雨，又如水激崖石，或如鐵馬(七)馳驟，劍槊相磨戛；忽又作草蟲鳴切切，乍大乍小，若遠若近，莫可名狀，聽之者耳爲之聰。予以問上人，上人曰：「不知也；我佛以清淨六塵(八)爲明心之本，凡耳目之入，皆虛妄耳。」予曰：「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，何也？」上人笑曰：「偶然耳。」留閣上又三

日。乃歸，至正（九）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。

劉基（一三一—一三七五）字伯溫，明青田人。元末進士，官高安丞。後棄官歸，從明太祖平定天下，授太史令，累遷御史中丞，封誠意伯。卒年六十五，謚文成，有誠意伯集。

（一）金雞峯，在今浙江紹興縣境。

（二）活水源，據作者活水源記云：「松風閣有泉焉，深不踰尺，而澄徹可鑿，俯視則崖上松

竹華木皆在水底。故祕書卿白野公恆來游，終日坐水傍，名之曰活水源。」（三）儀仗中之旌旗華蓋曰幢葆。（四）離、或

作離徒，鳥毛羽始生貌。徒音斯，同禿。

（五）輻輳音交葛，雜亂貌。

（六）攔簾音蕭馳，樂器名。

（七）鐵馬，營馬也，懸於簾間，風

起則琤琮有聲。

（八）六塵，佛家語，謂聲、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境也，此六境與六根接，則空污淨心，故謂之塵。

（九）至正，元順帝年

號。

（選自誠意伯文集）

## 遊龍門山（二）記

明薛瑄

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，抵龍門山下。東西皆層巒危峯，橫出天漢。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，

至是山斷河出，兩壁儼立相望。神禹疏鑿之前，於此爲大。由東南麓穴巖構木，桴虛駕水，爲棧道盤曲而上。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，多石少土，中有禹廟，宮曰明德，制極宏麗。進謁庭下，悚肅思德者久之。庭多青松奇木，根負土石，突走連結，枝葉疎密交蔭，皮幹蒼勁偃蹇，形狀毅然，若壯夫離立，相持不相下。

宮門西南，一石峯危出半流。步石磴，登絕頂，頂有臨思閣。以風高不可木，整髻（二）石爲之。倚閣門俯視，大河奔湍，三面觸激，石峯疑若搖振。北顧巨峽，丹岩翠壁，生雲走霧，開闔晦明，倏忽萬變。西則連山宛宛而去。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。南望洪濤漫流，石洲沙渚，高原缺岸，煙村霧樹，風帆浪舸，渺茫出沒；太華潼關，雍豫諸山，彷彿見之，蓋天下之奇觀也。

下磴道，石峯東，穿石崖，橫豎施木，憑空爲樓。樓心穴板，上置井牀，轆轤，懸緇（三）汲河。憑欄檻，涼風飄灑，若列禦寇（四）馭氣在空中立也。復自水樓北，道出宮後百餘步，至石谷，下視窅然。東距山，西臨河谷，南北崖相去尋尺，上橫老槎（五）爲橋，躡步（六）以渡。谷北二百武有小祠，扁曰后土。北山陡起，下與河際。遂窮祠東，有石龕，窿然若大屋。懸石參差，若人形，若鳥翼，若獸吻，若肝肺，若疣贅，若懸鼎，

若編磬，若璞未鑿，若鑛未爐，其狀莫窮。懸泉滴石上，鏘然有聲。龜下石縱橫羅列，偃者側者立者，若牀若几若屏，可席可憑可倚。雲氣陰陰，雖甚暑不知煩燥，但淒神寒肌，不可久處。

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，歷石梯，上東南山腹，有道院。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，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。遂自右梯下棧道，臨流觀渡，並東山而歸。時宣德（七）元年丙午夏五月二十五日，同遊者楊景瑞也。

薛瑄（一三九二—一四六四）字德潤，號敬軒，明河津人。永樂進士，宣德中授御史。累官大理寺丞，翰林學士，致仕卒，年七十。三，鹽文清。有薛文清集。

（一）龍門山，在今山西河津縣西北二十五里，陝西韓城縣東北八十里。其山兩峯壁立，上合下開，河水逕流其間，形如門闕，故名。亦名禹門，謂大禹所鑿也。（二）磬，砌也。甃即甬也。（三）槎，音橋，梗也，用以汲水。（四）列寨寇，戰國鄭人與莊周同時。故學本黃老，今有列子一書，即題爲禦寇所撰。（五）槎，棟也。（六）躡步，小步也，累足而行曰躡步。躡音積。（七）宣德，明宣宗年號。

## 華山（二）記

明李裕

太華山奠雍州爲西嶽，削成四方，其高五千仞。石壁雄竦，羣山奔附。登躋之徑，險絕斗峻，或逆坂如緣絙，或垂崖如一髮。昔韓昌黎嘗登山巔，顧視其險，戰慄慟哭，得華陰令計護下之。（一）故今士大夫，非雅好山水不憚艱險者，亦鮮登也。

天順（三）間，余嘗巡按是邦，道經山下，仰望芙蓉明星玉女諸峯，駢立天南，層巒疊嶂，如屏如幃，彩翠雲濤，競秀獻狀，令人心目俱馳。時王事靡盬，（四）未獲寄跡其間。今待罪藩司，旋奉璽書北召，實成化辛卯（五）正月二日，屆行，副使宋顯章馮仕定提學僉事伍天錫追送。十六日抵華陰，同謁太華祠。三人復邀余登山，必欲躋絕頂，令縣官預修路徑。

明日三人各具酒殽以隨余。肩輿出郭，南行一里許，騁目平原曲阜，或凹或窪，而深溪鉅澗，水流觸石，若轟雷吼。村落中無崇林茂樹，惟茅舍數家。稍南渡澗，折西而南四里，卽陳希夷（六）庵。希夷舉



唐進士不第，遂辟穀此山，恆閉戶臥，累月不起。庵前有睡洞，遺像在焉。觀其辭召語云：「一片野心，被白雲留住，襟懷飄灑，儵然神仙人也。」顯章出所攜具，飲於庵中。余四人復肩輿折東而南，二里至山麓，皆巨石平布，不可踰。緣溪小徑行三里，至張超谷，是希夷葬所。棺半露岩腹，隱隱見之。忽雲起風烈，寒威薄人，遂緣山溪折西行五里，趨雲臺觀。問道士，云：「初始前唐，亦希夷寓所，墮於兵燹，洪武中重建臺殿，門堂甚整飾。頃刻大雪紛集，下深尺許。」天錫命道士鼓琴，交相酬酢，頽然就醉。遂取唐王維華岳詩：「西岳出浮雲，積翠在大清」之句，分韻各賦二詩。歸途冒雪入城，已昏暮矣。

李裕字資德，明豐城人。景泰進士，授御史。天順中，巡按陝西，上安邊八事，有直聲。

(一) 華山，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十里，卽五嶽之西嶽也。以西有少華，故一稱太華。(二) 按此事載唐人小說中，愈有靈絕頂下

告後籍云：「磴嶽遶拳跼，梯巖峻伶俜。悔狂已昨齒，垂誠乃鑿銘。」似爲可信。(三) 天順，明英宗重祚後年號。(四) 王事隱

監，本詩杜中語。塵監，謂無暇也。監音古。(五) 成化，明憲宗年號，辛卯爲七年。(六) 陳希夷，卽陳搏，字圖南，宋常州真源人。

後唐長興中，舉進士不第，遂不求祿仕，以山水爲樂。初隱武當山，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，後移居華山。宋太宗甚重之，賜號希夷

先生，端拱初卒，著有指玄篇等。

## 恆山（二）遊記

明喬宇

北嶽在渾源州之南，紛綴典籍，書著其爲舜北巡狩之所爲恆山，水經著其高三千九百丈爲玄嶽，福地記著其周圍一百三十里爲總玄之天。子家太行白岩之傍，距嶽五百餘里，心竊慕之，未及登覽，懷想者二十餘年。

至正德（二）改元，奉天子命，分告於西蕃園陵鎮瀆，道經渾源，去北嶽僅十里許，遂南行至麓。其勢馮馮熛熛，（三）恣生於天，縱盤於地，其胸盪高雲，其巔經赤日。余載喜載愕，斂色循坡，東迤嶺北而上，最多珍花靈草，枝態不類，桃芳李葩，映帶左右。山半稍憩，俯深窺高，如緣虛歷空。上七里，是爲虎風口，其間多橫松強柏，狀如飛龍怒虬，葉皆四衍，蒙蒙然怪其太茂。從者云：「是嶽神所寶護，人樵尺寸必有殃，故環山之斧不敢至。」

其上路益險，登程三里，始至嶽廟。頽檻古像，余肅顏再拜。廟之上有飛石窟，兩崖壁立，豁然中虛，

相傳飛於曲陽縣，(四)今尚有石突峙，故歷代怯升登者，就祠於曲陽，以爲亦嶽靈所寓也。然歲之春，走千里之民，來焚香於廟下，有禱輒應，赫昭於四方如此，豈但護松柏然哉！余遂題於懸崖，筆詩於碑，及新廟之廳上。

又數十步許爲聚仙臺，臺上有石坪，於是振衣絕頂而放覽焉，東則漁陽上谷，西則大同以南，奔峯來趨，北盡渾源雲中之景，南目五臺，隱隱在三百里外，而翠屏五峯畫錦封龍諸山，皆俯首伏脊於其下。因想有虞君臣會朝之事，不覺愴然。又憶在京都時，嘗夢登高山眺遠，今灼灼與夢無異，故知茲遊非偶然者。

喬字字希大，開樂平人。成化進士，武宗時官南京兵部尙書。宸濠反，字嚴爲警備，宸濠遂不敢東，論功加少保。世宗初爲吏部尙書，卒謚莊簡。著有遊記甚多。

(一)恆山，在今山西渾源縣東南二十里，五嶽之北嶽也，亦謂之玄嶽。  
(二)正德，明武宗年號。  
(三)馮馮，盛滿貌。煜煜，煙鬱貌。  
(四)曲陽縣，在今河北省境。

## 遊衡嶽（一）記

明顧璘

嘉靖丁酉，（一）姑蘇顧璘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節撫楚，維十有一月，巡方問俗，自長沙赴衡，期謁南嶽，屬雨雪沍寒，彌旬弗解。至安仁，始見日，入衡，乃霽，昭若春半。念七日厥明，同按察司副使姜君儀謁奠於廟訖，乘笥輿由中嶺登山。過集賢峯麓，望胡文定（三）書院，不及謁訪鄴侯宅，皆無知者。沿絡絲潭透迤以上，水聲潏然盈耳。左右望天柱紫蓋諸峯，揭在雲表，崒岿峻嶒（四）如他方名山者，支分疊出，不可指數，卽所謂七十二峯也。問從行道士，多莫舉其名。從者持旌戟前後列行，續續如行蟻，漸陟霄漢，人不自覺。

午至半山亭飯，問所謂祝融峯（五）者，尙不可望。再歷側刀峯益峻絕，爽徑多竹頭，積雪披壓，撥塞履危，凡幾陟降，乃見祝融兩尖，猶未卽至。盤旋半崖，度飛來船石，觀宋徽壽嶽大書。再經觀音岩，則龍嵒窠崎（六）奇峭之狀，蓋山之勝處在是也。晡時至絕頂，見石上唐宋人刻名甚多，略知李義山陳

從古數公，餘不悉記。踏雪尋太陽泉，凍結不流。下循石壁題名。過會仙橋，立懸崖小飲而返。宿上封寺，勁風終夜，震撼戶牖。僧云：「四時長然，雖盛夏亦擁衾，當晝無汗。」豈所謂罡風者乎？其高可想。

翌日黎明，被貉裘，登望日臺觀日出，如火輪湧起水底，遲回搖曳，漸上高漢，奇莫能狀。凡此皆以晴霽得盡其勝。至二十九日出方廣歸城，中途而雨，是後遂陰晦，雪霰連集矣。或曰：使此行前後二三日皆若此，不獲遂，亦可謂甚幸矣哉。

夫五嶽，名山也，歷人甚衆，相傳爲故事者特鮮，將難其稱乎？然泰山以孔子小天下傳（七）特出。孟子寓言，固非其實。嵩山傳漢武三呼萬歲之事（八）頗涉虛誕，亦著爲典。蓋孔子大聖，漢武天王也。其尊大實重於岳，苟有寄託，則交賴以爲勝，故傳不朽，何必事有無哉！若衡山所傳，乃韓昌黎開雲朱張霽雪二事（九），其實亦偶然語耳。今書林藝圃，誇詡欣豔，張爲七十二峯之藻色，言必舉之，不亦係乎其人哉？璘今日之遊，較諸三公之跡，若猶有奇焉者，然過則泯矣，實以璘莫爲之地也。然則人士微渺，欲馳聲千載，事豈在大，要亦先修其大者爲之本乎！

顧璘（一四七六一—一五四五）字華玉，號東橋，明蘇州人。弘治進士，授廣平知縣，仕至南京刑部尙書。晚罷歸，構息園，客常滿。

卒年七十，有息園詩文稿等。

(一) 衡嶽即衡山，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，即五嶽之南嶽也。(二) 嘉靖，爲明世宗年號。丁酉，十六年也。(三) 胡文定

即胡安國，字康侯，宋崇安人。紹聖進士，足不躡權門。紹興六年，以寶文閣學士隱居衡山，與子寅、宏及朱熹、張栻講學其中，卒謚文定。(四) 嶺旣峻嶒，均爲形容山高峻貌。嶺旣音律元。(五) 祝融，爲衡山七十二峯之最高者，相傳爲古祝融君遊息之

所，故名。(六) 龍從巖峙，亦均形容山高峻貌。(七) 孟子盡心上：「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太山而小天下，故觀於

海者難爲水，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。」(八) 漢書武帝本紀：「春正月，行幸緱氏，登嵩高，聞呼萬歲者三，令祠官加增太

寶祠，禁無伐其草木，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，名曰嵩高。」(九) 韓愈以貞元十九年由監察御史貶陽山令，道經衡岳，陰雨

冥晦，愈默禱，雲爲之開。至今岳祠旁有開雲樓。宋朱熹張栻以乾道三年冬同遊南嶽。來時陰雲四合，天雪紛集，從者皆有愴色，

至明日竟霽。明鄧淮於嶽前爲建雪霽堂。

## 遊點蒼山(二)記

明楊慎

自余爲僂人，所歷道途萬有餘里。齊魯楚越之間，號稱名山水者，無不游已。乃泛洞庭，躡衡廬，出夜郎，道碧雞而西也。其餘山水，蓋飮聞而厭見矣。及至撲榆之境，一望點蒼，不覺神爽飛越。比入龍尾關，且行且玩，山則蒼龍疊翠，海則半月拖藍，城郭奠山海之間，樓閣出烟雲之上，香風滿道，芳氣襲人。余時如醉而醒，如夢而覺，如久臥而起，作然後知吾曩者之未嘗見山水，而見自今始。

嘉靖庚寅，(一)約同中谿李公，爲點蒼之遊。二月辛酉，自龍尾關窺天生橋，夜宿海珠寺，候龍關曉月。兩山千仞，中虛一峽，如排闥然。落月中懸，其時天在海底。中谿與予各賦一詩，詩成而月猶不移，真奇觀也。下山乘舟至海門關小飲。

壬戌復行入關，由混混亭而升覺真菴，北折入谷口，觀寶林寺山茶。因叩圓海寺，淪茗。(二)袁泉坐於萬松之陰，已乃拄杖下北澗，渡石關，至鶴頂寺。松竹蔭軒，洱波。(四)在席，相與趺坐酌酒。時夕陽已沉，西山缺處，猶露日影，紅黃一線，本細末寬，自山而下，直射洱波。僧曰：「此卽鴛浦夕陽也。」餘波皆碧，獨此處日光湧金，時有鴛鴦羣浴。今則網罟太密，此景時有時無，不常然也。曰：「但觀于湧金，流采已自勝耳。」

癸亥，北循山坡，至金相寺廢址，有唐碑，爲高僧講經處。盤山脚而西，至松蘿崖，石洞幽勝，相與酌酒賦詩，暮投感通寺樓，篝燈夜坐，聞寺僧誦等字。(五)中谿曰：「六書中轉注，實非考老，(六)而宋人妄擬，後世學者，遂沿而不改。此不可無述，願公任之。」予遂操筆書轉注之例約千餘字，彙爲一編。中谿題其額曰寫韻樓。寓此凡二旬日而去，茲寺有高皇(七)詩十八章，鐫碑山門院，凡三十六，今存者僅半耳。

三月乙酉，北行五里，有寺曰玉局，內有昭文祠，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。西南有一谿，壘嵒承流，水色瑩徹。其中石子粼粼，青碧璀璨，宛如寶玉之麗，其名曰清碧溪。緣山麓北行二里至天臺，有諸葛武侯畫卦石，土人於石上建八塔，以識侯之蹟云。東行一里至弘聖寺，有浮圖高二百尺，規制嚴整。考之野史，爲隋文帝時勒建者；或曰阿育王。北行二里，至點蒼神祠，卽唐書載史臣與南詔設盟處也。翠微有岩，異香酷烈，予二人不能上，令人候之，果然。廟後有問俗亭，俯瞰城郭樓觀，海波萬頃，澗松繁雲，巖雪映日。酤酒更酌，村人薦米糲，食而甘之，既醉既飽。下山北行，二里抵三塔寺宿。寺有七樓八殿，皆中谿重加修建者。中谿有書樓在焉，因留連累日。芒鞋藜杖，相與入瀑布溪，懸流百尺，其承流處有



石如盤，盤中有一石，爲瀑流所激，跳躍如馬，聲如雷鑼。(八)石壁上有朱字詩，爲濺沫所塗，遠不可辨，憶當時題刻，懸構千仞之上，非大力不能也。

壬辰，登帝釋寺，松蘿蒼翠，因止宿焉。夜中靜默，聆丁東琳琅，如琵琶笙簫，又如琴瑟，有頃而寂。舊聞茲地，夜聆天樂，故名其峯曰應樂。中谿曰：「豈山腹空洞萬竅遞響耶？」子曰：「如此則不應有作止也。」僧曰：「世傳空中隕石，上有帝釋像，今所奉者是已。帝釋爲天主中最尊，故有天樂隨之。」子曰：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言，此亦世外事，不可以臆見度，其是非也。」

癸巳，北渡兩澗，乃至無爲寺。有汝南王碑，聲如玉磬，清越可聽，因以木擊之，歌少陵「春山相求」之詩。聞北岡有元世祖駐蹕臺，後人屋之。方至其處，大雨忽至，遂趨屋下避雨。軒窗洞豁，最堪游目，則見滿川烈日，農人刈麥。予曰：「異哉，何晴雨相兼也！」中谿曰：「此點蒼十景之一，所謂『晴川秧雨』者是已。每歲五月，溪上日日有雨，田野時時放晴，故刈麥插秧，兩無所妨。世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。」西上里許，有寺曰救疫。山泉甘冽，疫者飲之，可以已病，寺因得名。北去四里，登鶴雲寺，寺有仙女池，冲舉石，相與坐嘯久之。又北六里，至石雲寺，沿溪而西，過獨木橋，升寶華寺。其地多花卉，紅紫相間，

乃移枕簟以息。中谿弟仲春叔季和，預煮醇酒於叢薄中，忽從滴乳巖傍出見，不覺驚喜，拍手大笑，因引滿盡醉。是夜臥草菴，殊覺快適。

甲午，同上悉達場，遙見瓦屋，懸構於蒼煙之上，扁曰中谿小隱。時已入夏，猶圍火而臥。晨起窺石洞，獾緣細路，下臨百仞。比歸，頗有垂堂（九）之悔，出山因以相規云。

丁酉，至陽谿，歷遺愛寺，觀舍利塔。入溪三里，有一石門如圓月者，羅刹洞也。世傳觀音大士閉羅刹於其中云。又西行八九里，至出佛洞，巖壑幽絕，可以結廬。又西六里爲洞天山，層巒疊嶂，望之蔚然。顧徑路崎仄，且空山無人，乃旋轡出谷，宿遺愛寺。中谿謂予曰：「不見廬山真面目，只因人在此山中。」必須東泛洱水，臥數溪峯，庶盡點蒼之變耳。

己亥，由上關水月樓，放舟遵島嶼而南至金榜寺，搖落無僧。又南觀青巖寺，前巨人跡，已乃南泛。有崖飛出水面，曰雞額山，維舟山，（一〇）徒步而升。石磴盤旋，可三百武，則見削壁卷阿，正向點蒼。十九溪峯盡在几席右。山巔積雪，山腰白雲，天巧神工，各呈其伎。予曰：「此非點蒼真面目乎？微公幾失此奇觀矣！」相與訂約結社，以終餘年。經營其地，約二十畝，可爲蔬圃。草間得柱礎古瓦，知爲寺場。

也，往來久之。僮僕於灌莽中得一石洞，簷牙戶牖，大類人居。中可容二榻，喜不自勝，曰：「此可免結屋之勞矣。」酌酒相慶，戀戀不能去。榜人催促，予二人相向惆悵，恐不能復來。勉從入舟，則天光澄淨，波紋沄沄，遵崖壁而南。壁下石窟，有深有淺，皆漁家婦子居之。生事蕭條，身無完衣。指子舟中几案食器，互相問詰，蓋素所未見也。予二人不忍其窮，各解衣投米。問其男子何在，曰：「欠課爲官家所繫。」其情可悲也。又南至鐵雨崖，云是羅刹欲背盟逃逝，大士雨鐵以止之，是其跡也。崖面如蜂房蟻窩，大者栖鶴鷄，小者巢蝠鴿，聞舟人喧，驚出而羣飛。又南至赤文島，云是大士買地券，字如蠹篆，不可辨識。暝色欲來，河水浮綠。乃舉棹西向洱水龍祠，辭舟登閣。自念放逐以來，得此佳遊，真如隔生事矣。中谿與予廣和詩若干首，彙爲一帙，題曰點蒼雜詠云。

楊慎（一四八八—一五五九）字用修，號升菴，明成都人。正德進士，授修撰。世宗立，充經筵講官。大禮議起，憤伏門力諫，帝大怒，遣戍雲南永昌衛。卒年七十二，追諡文憲，有升菴集等。

（一）點蒼山，在今雲南大理縣西，亦稱大理山。山腰多白石，白質黑章，有山川雲物之狀，世稱大理石，頗名貴。（二）嘉靖，明世宗年號，庚寅爲九年。（三）瀾茗，煎茶也。瀾音藥。（四）洱波即洱海，在大理縣東，亦稱洱水，中有三島四洲九曲之勝。（五）

等字、卽反切所用之字也。

(六)六書卽指事、象形、形聲、會意、轉注、假借。許慎說文序：「轉注者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者是

也。」(七)高皇，指明太祖。

(八)鐘，呼昆切，鐘鼓聲也。

(九)垂堂，謂近階之地也。此言近階之地，不宜於坐，懼瓦墮而傷之

也。(一〇)賺，音儼，岸也。

(選自升菴集)

## 遊金焦兩山(二)記

明王叔承

丙寅五月，同陳貞甫、范伯楨、仲昭兄弟爲金山遊。自京口度江而西，及山，由修廊左折入寺。廊壁嵌古今碑題數十百，虛敞臨江。寺中觀中冷泉。(二)亭而井之，水經品爲天下第一云。又左右三四折數百步，至吞海亭。又上，則留雲亭，亭立絕頂，所謂妙高峯也。東顧海門，南絕吳越，上游北襟淮揚，長江自岷夔，湘蠡湧天，西來分下山足。兩岸商舟萬計，橋立如林，江山奇勝，飄然神爽。下峯而南，至江天閣，懸空俯江，大可憩望，輒倚欄觴咏。可二時許，見月出江上，輒徙酌寺門，面石簞山地飲。山卽郭璞 (三)

墓，醜酒弔之。則暮潮與明月作，白如大雪垂天，江寒逼人，不知爲夏。又漁舟明滅波際，如畫工寫意家，素縑飛洒水墨也。忽憶異時同商任叔陸伯玉遊此，今商生客死，陸生病不果來，死生離別，覺江水悠悠者。山有日照崖頭陀崖朝陽洞龍池，會暮夜不及遊。水有善財石，亦曰鶴山，分狀證之，蓋兩肖也。月下捫張清河詩碑，指識其字。議者謂張後無詩，或有誦杜少陵：「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」之句云。

遊金之明日遊焦，焦山去金山下流十五里。是日風大逆，舟人揚帆就風，橫折而下，倍直道六七，乃抵山。其半有關侯祠，飯焉。去祠左折上，登佳處亭，榴花甚吐，童子折一枝佐飲。見山下江船亂流，僧曰：「漁鱗魚者，斤可十八錢。」買而及釜，猶鱖鱣（四）生動也。右折而上，至吸江亭，則亭對金山，而高倍留雲。山亦大于金，金山峻絕，當津渡要衝，遊者易。焦有田可稻麥，山根多巨奇石，如亂獸臥草中。草樹四垂，如衣女蘿衣者，固幽僻藏勝。夫金焦，伯仲山也，乃坐焦而酌金云。頃之，客有買鱗魚來者，果鮮活，色青，鰓微開合。遂烹魚酌水晶菴石庭。菴瞰江，又面隔江石壁，不減金之長廊耳。會日暮，雲垂垂且雨，乃濯足江渚而去。按東漢焦光（五）隱此，三詔不起，山以名。今嘉靖中楊繼盛（六）又大書「椒山」二字于壁，及其名氏日月。椒山，楊所自號也；蓋焦椒同音，或其自負，楊後竟以劾奸論死。忠臣處士，名

節略等。陳子曰：「焦山亦云椒山矣。」

王叔承名允光，以字行，別號崑崙山人，明吳江人。生平不求仕祿，客大學士李春芳所。性嗜酒，春芳有所撰述，常醉弗應。久之謝歸，遊覽各地山水，有吳越遊編、嶽遊編、楚遊編等。

(一) 金焦兩山，俱在江蘇鎮江縣。金山舊在大江中，今則沙漲直接南岸，上有金山寺。焦山孤峙大江中，與金山對峙，世並稱金焦。(二) 中泠泉，亦作中零，又曰龍井，在金山寺旁。(三) 郭璞，晉聞喜人，詞賦皆有名。按璞善地理，凡過吉地，必剪爪髮以瘞

之，故璞墓所在皆有。此墓未必即璞葬身處也。(四) 鰲鱗，音擬撥，魚尾跳躍貌。(五) 焦光，一作焦先，字孝然，隱居京口譙山，

結草爲廬。(六) 楊繼盛，字仲芳，別號椒山，明容城人。官兵部員外郎，劾嚴嵩十大罪五奸，疏入，竟棄市。穆宗時諡忠愍。

## 張公洞(一)記

明王世貞

由義興(二)而左汎曰東九九者，九里袤也。水皆縹碧，兩山旁襲之，掩映喬木，黃雲儲野，得夕照爲益奇。已泊湖汶，湖汶者，洞所從首逕也。夜過半，忽大雨，滴瀝入蓬戶。余起低回久之，質明始霽。從行

者，余弟敬美，燕人李生，歙人程生，郡人沈生張生。時余病足，李生亦病，爲李覓一兒子，并余弟所攜筇輿三，爲一行；其三人爲一行。

可四里許，抵洞，始隆隆然若覆墩耳。張生者，故嘗遊焉，謂余當從後洞入，毋從前洞，所以毋從前洞者，前路寬，一覽意輒盡，無復餘意，盡而穿橫關，險隘甚多，中悔不能達。余乃決策從後入，多列炬火前導，始委身一窻，魚貫而下。漸下漸滑，且峻級，不能盡受足，後趾俟前趾發，乃發，迫則以肩相輔。其上隘，又不能盡受肩，如是數十百級，稍稍視前行人如煙霞中鳥，又聞若甕中語者，發炬則大叫驚絕。巨萬乳皆下垂，岫巒巖錡，（三）玲瓏晶瑩，不可名狀。大抵色若漁陽媚玉，而潤過之。稍西南爲大盤石，石柱踞其上，傍有所謂石牀丹竈鹽廩者。稍東地欹下而濕，跡之則益濕，且亦窪不可究，卽所謂僊人田也。回顧所入，竅不知幾百丈，熒熒若日中沫，時現時滅。久之，路幾斷，其下穿不二尺所，余扶服過下。上凡百餘級，忽呀然中闢，可容萬人。坐石乳之下，垂者愈益奇，爲五色，自然丹牀，（四）晃爛刺人眼。大者如玉柱，或下垂至地所，不及者尺所；（五）或怒發上，不及者亦尺所；或上下際不接者，僅一髮。石狀如潛虬，如躍龍，如奔獅，如踞象，如蓮花，如鐘鼓，如飛仙，如僧胡，詭不可勝紀。余時憊足，益塞絕作氣而上。至

石臺，俯視朗然。洞之勝，至是而既（之）矣。會所齋酒脯誤失道，呼水飲之，乃出。

張公者，故漢張道陵；或曰張果，非也。道陵事，在蜀頗著。許遠遊貽逸少書，稱金堂玉室仙人芝艸，左元放（七）漢末得道之徒多在焉；此亦豈其一耶？王子曰：「余向所觀石牀丹竈鹽米廩及碁局者，彷彿貌之耳。烏言仙蹟哉？烏言仙蹟哉？」

王世貞（一五二六—一五九〇）字元美，號鳳洲，又號弇州山人，明太倉人。嘉靖進士，官刑部主事。楊繼盛下獄，時進湯藥，既死，復棺殮之。後累官刑部尙書，移疾歸，卒年六十五。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。

（一）張公洞，在今江蘇宜興縣東南五十五里，相傳漢張道陵修仙於此，故名。道書謂爲第五十八福地。（二）義興即今宜

興。（三）嶮，特起也。嶮音磊，複重疊也。嶮音獻，司馬相如上林賦：「岩陲嶮嶮。」注云：「嶮音隆，屈窠折貌。」又云：「嶮音

也，嶮敬也，上天下小有似敬儀也。」（四）嶮音變，赤石脂之類，可爲顏料。（五）所，不定之辭，尺所，猶言尺許也。（六）既，盡

也。（七）左元放名慈，後漢廬江人。居天柱山，得石室丹經，明六甲神術。嘗在曹操坐，操顧衆賓，欲得松江鱸魚，慈因求銅盤貯

之，釣之得魚。後操欲殺之，慈卻入壁中，不知所在。



## 遊武夷(二)記

明曹學佺

以七夕前一日發建溪，百里抵萬年宮，謁玉皇太姥十三仙(一)之列。履漢祀壇，卽武帝時所謂乾魚(三)荇武夷者也。汎舟溪上，可以望羣峯巍然，首出爲大王，次而稍廣爲幔亭。按志，魏子鸞爲十三仙地主，築昇真觀於峯頂，有天鑑池，募鶴岩諸勝。以始皇二年，架虹橋而宴，曾孫奏人間可哀之曲。(四)今大王梯絕不可登，幔亭亦惟秋蟬咽衰草矣。玉女兜鍪(五)之下，數里爲一線天，道經友定(六)故城，虎爲政，遊人不敢深入，兩崖相闔者里許，中露天光僅一線。有風洞，白玉蟾(七)斬蛇於此，今祠之，而肅殺之氣猶存云。

移舟過大藏峯，踵御茶園，萬磴而上，其山如鳥巢，蓋魏王易裸服以登天柱者，爲更衣臺。渡隔岸，謁朱子(八)讀書所，拜其遺像，徘徊久之，以一徑入雲窩，陳丹樞(九)修煉之所，存其石竈。出大隱屏以西，登接筍，木梯鐵纜之路，視上則恐錯趾，視下則恐眩目。千盤而度龍脊，乃有仙弈亭可憩。修竹鳴

蟬之外，黃冠（一〇）啓閉於丹房而已。天遊雖稱崔嵬過之，然迢遞可肩輿。入登一覽臺，於是三十六峯之勝，可屈指數矣。

復命舟里許，過隘嶺爲陷石堂。小橋流水之中度石門，而桑麻布野，雞犬聲聞，依稀武陵之境乎！於是望鼓子峯，相近穿修篁五里，木石棧道，相爲鈎連，叩岩石，逢然作鼓聲。岩下爲吳公洞，洞旁爲道院。是遊凡以次達九曲矣，乃歸萬年宮。從山麓走二十里，遊水簾，亂崖飛瀑而下，衣裾如翠微盡濕。以別澗出崇安溪之西楚道上。

曹學佺（一五七四—一六四七）字能始，號石倉，明侯官人。萬歷進士，天啓間官廣西參議，後削籍。崇禎初起副使，辭不就。唐王時，官至禮部尙書。明亡，入山投纒死，年七十四。著作甚多，有石倉集等。

（一）武夷山名，在今福建崇安縣南三十里，一作武彝，仙霞山脈之起頂也。相傳昔有仙人武夷君居此，故名。綿亙百二十里，有三十六峯，三十七岩，清溪九曲之勝，爲福建名山第一。道書以此爲第十六洞昇真化玄之天。（二）十三仙，相傳爲魏王子濤、張湛、孫綽、趙元奇、彭令昭、劉景願、思遠、白石先生、馬鳴生並胡氏、李氏、二魚氏、四女子，皆避秦而隱居於此，後皆仙去。（三）乾魚，史記封禪書：「武夷君用乾魚。」祀用乾魚，蓋不享牲牢也。（四）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，武陵君置酒看會鄉人於峯上。

初召男女二千餘人，如期而往，乃見山逕平坦，虹梁駕空。少頃，空中有呼鄉人爲曾孫，行酒進食，乃命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哀曲。事見名勝紀。

(五) 玉女兜鑿，皆峯名。

(六) 陳友定字安國，元清流人。世業農，至正中，應募討賊，立寨於此。後爲明太祖所

殺。

(七) 白玉嬪本姓葛名長庚，字如晦，宋閩清人。後爲白氏子，改今名。隱居武夷山，嘉定中詔封紫清真人，著有海瓊集等。

(八) 朱子卽朱熹，築有隱屏精舍，後改稱文公書院。

(九) 陳丹樞，宋道士。

(一〇) 黃冠，謂道士也。

## 遊洞庭 (二) 諸刹記

明姚希孟

西洞庭多古寺，有十八招提 (一) 之目，余次序遊之。十七日，從包山至羅漢塢，有寺廢而將興。上方寺亦蒼涼無足觀。是日登縹緲 (二) 循山後坡陀而下，問西湖寺 (四) 宿焉。寺衰頹，將成菜圃，賴沈朗靡修淨因於此，而某生新之。坐稍定，有聲洶然 (五) 鳴，以寺逼西太湖，奔濤震響，霜月之下，倍覺悽清。夜半夢醒，巨聲轟礚，欲排匡牀 (六) 使我神骨俱慄。詰旦，緣湖入村塢，朱實黃離，與旭光相照，此昔人所謂「好景君須記」 (七) 也。將抵水月寺，長松夾道，寺前銀杏數本，大可合圍，霜葉凌舞，令人鬚

眉古淡。摩石碑，讀白香山蘇滄浪（八）二詩。迂道觀無礙泉，涓涓一泓而已。渡嶺得華山寺，寺在山之陰，連岡蟻蝨，撥黛接藍。（九）當仲伯包山。長松類水月，龍鱗虬幹，壽且數倍之，映月更角奇炫怪。第山高月出嶺背，比樹頭發白，夜闌矣。

又次日，離華山，度一小嶺，橙橘愈繁，籬落間不勝豔冶；乃其風格嚴整，非若春葩撩人，差可擬安石榴（一〇）耳。行行入長壽寺，寺所踞不甚勝，且摧圯，賴主僧修，已饒韻致，能淹客。去寺半里，得松臺磐石，如生公（一一）說法處。一古松嵯峨駢蹇，前對霜橘百株，又爲青林點綴。因遊角庵，道柯家嶺，嶺襟帶西湖。是日風暄氣柔，羣峯可數，晴湖如鏡，不風而濤砰砰，猶隔宵枕上。山坳起伏處，并東湖亦出肘腋下，連岡若腰帶。兩湖左右垂，最宜虛闊，而構神祠者築垣閉之，與湖光爲仇，可怪。至角菴，闌入果園，有短牆插湖中，凭牆西矚，頽陽忽忽將墮，蒸霞颺發，目留而餞之。赤盤半玦，至深紅一線，旣滅旣沒，湖水倒映，忽如長虹，而四山冥合矣。是夜遊崑，別有記。曉遊角頭山，返舟中，窮龍渚石公之奇。

廿三日，復從包山至天王寺，松林亡際，橫被數畝，其大小類水月；而近寺數十株，鱗疊羽綴，殆華山雁行。正殿亦就頽，然制度古雅，前朝遺式也。坐華藏閣，獨一面見山，而東西不穴窗以爲恨。同日

遊資慶，觀黃葉紛飛，又疑水月銀杏，然斜陽映其上，如蒼髯老翁，臉暈微酣，不獨稜稜霜氣。山同樹，樹同時，而借朝暉夕曛之態，各自爲姿容，猶人之含顰帶笑，閃忽改顏，豈可以一貌盡哉？寺前香花橋，有古木輻輳，覺其寺之深；橋以外無樹，便覺山之淺，此包山華山之所以爲妙也。次則水月天王矣。嘗謂名利之勝，不在焜炫，（一一）而在古雅。老樹插天，連章合抱，霜皮纒理，滴溜成瘡，（一二）一古也。殿閣參差，丹樓閣淡，女羅陵若，（一四）赤紛綠駭，二古也。小有頽落，不傷靜竄，若金碧燦晴，固爲嚴飭，搜討幽懷，轉非所愜。西山諸寺，雖煥麗不足，而邃穆有餘。大都借蔭於疊岫，而貸色於崇柯。更以絳構旣遠，兵燹不經，非六季（一五）之遺規，則唐宋之故址。傾聽而清音集，睜視而喬（一六）影現，翬垢屏滌，靡侈汰淨，正令人超忽荒蕪，（一七）有烟外之意。若使梵響時聞，禪規肇整，卽鷲峯獅窟，何多讓焉。

姚希孟（一五七九—一六三六）字孟長，明吳縣人。萬曆進士，授翰林檢討。天啓中，都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爲繆昌期黨，削籍。崇禎中赴召，以庶子充講官，出爲南京少詹事，卒年五十八。諡文毅，有《帶滄集》。

（一）洞庭，山名，在今江蘇吳縣西南太湖中。有東西兩山，西山一名包山，周八十餘里；東山一名莫里山，周五十餘里。兩山並峙，而西山爲大。山中多古刹，本篇所述，卽指西洞庭之西山也。（二）招提，梵語，義爲四方，四方之僧爲招提僧，四方僧住處爲招

提僧坊。自魏太武名伽藍爲招提，招提遂爲寺院之異名。(三)縹緲，爲西山之最高峯。(四)西湖寺，以逼近西太湖，故名。

(五)滄然，浪相擊聲；滄音轟。(六)匡牀，謂足以安臥之牀也。(七)蘇軾贈劉景文詩：「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。

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正是橙黃橘綠時。」(八)蘇滄浪，指宋蘇舜欽，舜欽字子美，嘗流寓蘇州，買水石作滄浪亭，自號滄浪翁，亦

嘗來遊西山。(九)撥黛撥藍，指峯巒與林木之蒼翠，隨處皆是也。(一〇)安石榴，張憲出使西域，得塗林安石榴種以歸，

故名。見博物志。(一一)生公，即南朝宋僧竺道生，嘗講法於虎丘，聚石爲徒，與談至理，石皆點頭。本文指其地如生公說法臺

耳。(一二)焜炫，照耀貌。焜音混。(一三)癡首彪，病困，一曰病酒。(一四)女蘿，松蘿也。陵苔，花名，即凌霄也。(一五)六季

即六朝。(一六)翻同隨，怪奇也。(一七)超忽，荒蕪，猶謂遠塵土也。

(選自林屋民風)

## 遊黃山記(一)

清錢謙益

自山口至湯口，山之麓也，登山之逕於是始。湯泉之流，自紫石峯六百仞縣布，其下有香泉溪。泉

口潰沸蒸熱，冷泉下注，涼溫齊和，灑尾（二）涌出，穢濁迸去。初浴汗蒸蒸溢毛孔，已而愴然霍然（三）如醒斯析，如疴（四）斯解，拍浮（五）久之，悅然感素女玉真（六）之事，作留題四絕句。浴罷，風于亭中，屢衣袂，飄飄然皆塵外物也。

折而西，竹根交加，崖石撐柱，蒙籠羃歷（七）如無人逕。行半里許，余氏桃源菴在焉。菴之前，天都青鸞鉢孟諸峯，回合如屏障。其左則白龍潭水，膏渟黛蓄，噴薄巨石，水聲砰磅，微雨霰霖（八）辛夷炤簷（九）皎如玉雪。俄聞籬落間剝啄，海陽邵梁卿幼青自白岳來訪，足音蹙然，足樂也。午夜，聞衝撞彌急，溪聲雨聲，澎湃錯互。晨起坐小樓，視天都峯瀑布，痕爛斑駁駁。俄而雨大至，風水發作，天地掀簸，漫山皆白龍，掉頭掉尾，橫拖倒拔，白龍潭水，鼓怒觸搏，林木轟磕，几席震掉。雨止，泉益怒，呀呷撞胸，如杵在臼。日下春（一〇）少閒，乃相與商游事焉。

余氏菴傍湯池，朝夕浴于斯，飲于斯，汲于斯。以斯池爲湯沐焉，服食焉，皆可也。昔人飲菊潭（一一）而強，飲杞水（一二）而壽。況丹砂之泉，軒轅浴之三日而伐皮易毛者乎。以千金賃藥谷之廬，以二千金庀糗糧，治藥物，沐飲于斯泉者數年，登真度世，可執券（一三）而取也。今有進賢冠于此，曰：

「賣之三千金」人爭攘臂而求之，以三千金買一仙人，則掉頭不顧，此可爲一笑者也。

錢謙益（一五八二—一六六四）字受之，號牧齋，晚號蒙叟，清江南常熟人。明萬歷進士，官至侍郎。福王時，爲禮部尙書。入清授禮部侍郎，旋歸鄉里，卒年八十一。有初學集有學集等。

- （二）黃山，在今安徽歙縣西北，一百二十里，跨太平縣界。原名黟山，世傳黃帝嘗與容成子浮丘公合丹於此，唐天寶末，因改今名。有峯三十六，水源三十六，溪二十四，洞十二，岩八，海五之勝。按謙益初學集遊黃山記共九篇，此爲第二篇。（三）漢尾，音漢，水源出地下也。（四）恆然，霍然，蒸氣盈溢而紛散貌。（五）久唐，曰唐，音唐。（六）素女，古神女之善音聲者。玉真，仙女名，見神仙傳。（七）蒙籠，音歷，遮蔽隱覆貌。蒙籠音覽歷。（八）懸霖，音脈沐，小雨貌。（九）辛夷，燂，謂辛夷花，照耀於簷上也。（一〇）日下春，喻日暮也。淮南子：「日至淵隅，曰高春；晡時至連石，曰下春。」（一一）河南內鄉縣西北有菊潭水，極甘芳，飲者多壽，隋以此名縣。（一二）杞水，蜀青城山老人村，有見五世孫者，道路險遠，生不識驢，而樛中多枸杞，根如龍蛇，飲其水，故壽。見事文類聚。（一三）事可必曰執左券，簡稱曰執券。

（選自牧齋初學集）



## 遊九華（一）記

清施閨章

昔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女几荆山，以爲此外無奇秀。及見九華，始自悔其失言。（一）是說也，嘗竊疑之。而李太白以山有蓮花峯，改九子爲九華。（二）子舟過江上，望數峯空翠可數，約略如八九仙子云。

其山外峻中夷，由青陽西南行，則峯攢岫複，環奇百出；而入其中，則曠以隱。由山麓褰裳，則寒泉數十百道，噴激沙石，碎玉哀絃；而入其中，則奧以靜。蓋巖壑盤旋，白雲蒼鬱，道士之所族處者，是爲化城。一峯屹然，四山雲合，若羣龍之攫明珠者，是爲金地藏塔。循簷送目，虛白之氣，遠接江海。而四方數千里來禮塔者，踵接角崩，叫號動山谷，若疾痛之呼父母，蹈湯火之求救援。道士爭緣爲市，幾以山爲壘斷矣，豈復知有雲壑乎？

於是擇其可游者，曰東巖，其上有堆雲洞，師子石，僧屋數間，刻王文成（四）手書。文成聚徒講學，

游憩於斯，有東巖燕坐詩。今求其講堂，無復知者。天柱峯最高，俯視化城如一盂。絕壁矗立，亂山無數，所謂九十九峯者，迷離莫辨，如海潮湧起，作層波巨浪，青則結綠，紫則珊瑚，夕陽倒蒸，意眩目奪，蓋至此而九華之勝乃具。惜余非閒人，不得坐臥十日，招太白夢得輩於雲霧間相共語耳。

遊以甲午歲十月，從之者查子素先，徐子道林。

施閩章（一六一八一—一六八三）字尙白，號愚山，清江南宣城人。順治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康熙中召試鴻博，授侍講，纂修明史。進侍讀。卒年六十六，著有學餘堂文集。

（一）九華山名，在今安徽青陽縣西南四十里。（二）劉夢得即劉禹錫，唐詩人。有九華山詩，序有云：「昔子仰太華，以爲此外無奇，愛女兒荆山，以爲此外無秀，及今見九華，始悔前言之容易也。」（三）李太白即李白，唐大詩人。有遊九華山記云：「青陽縣南有九子山，山高數千丈，上有九華如蓮花……子乃削其舊號，加以九華之目。」（四）王文成即明王守仁，謚文成。

（選自學餘堂文集）

## 遊太室（二）記

清田 雯

嵩山神祠，在黃蓋峯下，登封縣東八里。祠門三重，古柏幾二百株。三門之內，四岳神祠，分列左右。東有降神殿，繪「生甫及申」二像於壁，剝落已半。西爲御香亭，歷代已來，封禪記功德地也。謁嶽神殿祀事畢，下西階，古柏鱗次，桀石叢峙。石上徧刊祝釐辭，祠官姓氏。周覽移晷，迴登天中閣少憩。

理策（四）至山麓，仰視一峯入雲，石色青紺如畫，風流霧垂，上合下竦，是爲萬歲峯。其麓爲入山所必經也。蓋輿行十里至中峯。昔人云：嵩山如臥龍而羸，望之渾成秀拔，若不知有嶺崎參差之勢者。及涉中峯之巔，羣峯爭出，若攢圖之托霄上，煙雲吞吐，日月蔽虧，林木蒼鬱，鳥獸遊鳴，陰晴變態，二十四峯環列於中峯，左右上下，不可名狀。如謝絳所稱玉女窗擣衣石（五）但略括一二矣。

東五里許爲盧巖，巖有盧鴻一（六）宅，今爲寺。兩山忽張，匹練下垂，微颺吹之則左右動，奔澗蕩壑，衆山皆響，爲嵩山佳處。昔鴻一隱此，作十志以自豪。抱微尙鳴高蹈已耳，而來遊者莫不憑襟怡情，因以思慕於其人矣。東有白鶴觀，背負三峯，大小熊山屏其前，爲嵩高之奧宅。三峯多石室，遠眺一室，豁達洞開，與他室異，或卽莫觴室（七）也。南七里徑崇福宮投龍洞，力疲思返。

余以半人疾，未及踰嵩之絕頂也，然眺洛河，瞻伊闕，顧已歷歷目中矣。桑欽水經曰：「崑崙之墟，去嵩高五萬里，地之中也，嵩山絕頂，直上可接。」吾欲御風而行，探崑崙之墟矣。又三里抵嵩陽觀，有柏二株，大可十人圍，聞在漢已爲鉅木，殆殷周時物。柏之奇者，若雉松之新綠，香澤凝肥，翠滴人衣，坐其下，如張帷幕。謾謾風鳴，如開絲竹聲。旁有石幢，上勒唐宋人題名，有似雜采帖也。嵩陽觀碑，鼂屐（八）豐碩，在觀門之西，徐浩八分書，迺古可愛。邀飲至藏書樓下，日將暎，遂登車以歸。

詰旦東行，路出箕山左，沿灑水下流，復探石淙之勝，礫硯崎嶇，負險相望。百二十里過禹州，達襄城境。康熙丙子二月丙辰記。

田嬰（一六三五—一七〇四）字綸霞，又字紫綸，自號山齋子，晚號蒙齋，濟山東德州人。康熙進士，累官工部郎中，督學江南。力崇古學，遠近稱之。歷戶部侍郎致仕，卒年七十。有古歡堂集等。

（一）太室即嵩山，亦曰嵩高，書曰外方，詩曰崧高，在今河南登封縣北五里，五嶽之中嶽也。以其西有少室，故別爲太室。（二）生甫及申，詩大雅崧高：「崧高維嶽，駿極於天。維神降嶽，生甫及申。」甫爲甫侯，申爲申伯，皆周之賢臣。（三）移晷，猶言移時也。晷音規，日景也。今以表度日之器，謂之日晷。（四）理策，即騎馬之意。策，謂馬箠也。（五）謝綽字希深，宋富陽人，以文學名。

嘗遊嵩山，作書與梅聖俞云：「玉女齋搗衣石，石誠異，齋則亡有。」按嵩高志，玉女齋在大室，石洞幽潔，上通日月，朗然如窗。搗衣石在大室頂，相傳古有玉女，在此搗衣云。（六）盧鴻一字浩然，唐范陽人，徙家洛陽，隱於嵩山。開元初，讀禮，再徵不至。五年復召，授諫議大夫，固辭不拜，隱居以終。（七）唐馮贛記事珠：「嵩高山下有石室，名萇，內有仙書無數，昔之人方回讀書於內，玉女進以飲食。」（八）鼻音備，展虛器切。張衡西京賦：「巨靈鼻。」注「鼻，作力之貌。」

（選自古歡堂文集）

## 夜遊孤山（二）記

清邵長蘅

余至湖上，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。輞川者，家學士兄戒菴（二）別業。樓面孤山，暑甚，未能往。七夕後五日，雨過微涼，環湖峯巒，皆空翠如新沐。望明月上，東南最高峯，與波溶漾，湖碧天青，萬象澄澈。余遊興躍然，偕學士呼小艇，渡孤山麓，從一奚童，登放鶴亭（三），徘徊林處士（四）墓下。已捨艇，取徑沮洳（五）間，至望湖亭（六），凭欄四眺，則湖圓如鏡，兩高南屏諸峯，迴合如大環。蓋亭適距湖山之中，於

月夜尤勝。亭廢，今爲龍王祠。西行過陸宣公祠，（七）左右有居人數十家，燈火隱見林薄。

並湖行二里許，足小疲，坐西冷橋石闌。學士指點語余曰：「宋賈似道後樂園」（八）廢址，在今葛嶺。又記稱水竹院在西冷橋南，左挾孤山，右帶蘇隄，當卽此地。」嗟乎！嵐影湖光，今不異昔，而當時勢焰之赫濯，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，今皆亡有，旣已蕩爲寒煙矣！而舉其姓名，三尺童子猶欲唾之。而林逋一布衣，垂六百餘年，遺蹟顧至今存，何耶！相與慨嘆久之。孤山來經僧舍六七，梵唄（九）寂然，惟鳳林寺開鐘聲寥寥也。作記以遊之明日。

邵長蘅（一六三七—一七〇四）字子湘，號青門，清江蘇武進人。弱冠以古文雄一時，康熙間游京師，與諸名士交。後客蘇臺，宋華幕最久。卒年六十八。工詩，喜游山水，著有奇門集。

（一）孤山，在今浙江杭縣西湖中，一名孤嶼，又稱瀛嶼。（二）戒庵，邵遠平號。遠平字呂璜，又號戒三。康熙進士，官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，著有戒庵文存，戒庵詩集。（三）放鶴亭，爲宋林逋放鶴處。元至元間陳子安建亭於其地，今所存者，係圯後重建。

（四）林處士，卽林逋，逋字君復，宋錢塘人。恬淡好古，隱居孤山，卒謚和靖先生。（五）沮洳，水浸處下濕地也。（六）望湖亭，唐時在孤山，宋徙寶石峯，明初復故址，現已圯毀。（七）陸宣公祠，在孤山之陽，祀唐陸贄。贄字敬輿，嘉興人。德宗時，官中書侍郎。

同平章事。卒諡宣。(八)宋賈似道字師憲，天台人。爲南宋理宗度宗時權臣。理宗賜似道宅第，似道隧地通道，達於湖濱。前揖

孤山，後據葛嶺，名爲後樂園。又於西陵外，樹竹千竿，架樓觀以臨之，通稱爲水竹院落。(九)唄音敗，梵聲。西域謂頌曰唄。

(選自青門集)

## 遊雁蕩(一)記

清方苞

癸亥(二)仲秋望前一日，入雁山，越二日而反。古蹟多榛蕪，不可登探，而山容壁色，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。鮑甥孔巡曰：「盍記之！」余曰：茲山不可記也。永柳諸山，乃荒陬中一邱一壑，子厚謫居，尋以送日月，故曲盡其形容。若茲山，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，幽奇險峭，殊形詭狀者，實大且多，欲雕繪而求其肖似，則山容壁色，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。

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，則有二焉。前此所見，如皖桐之浮山，(三)金陵之攝山，(四)臨安之飛來峯，(五)其崖洞非不秀美也，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，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，如瘡痍，(六)蹶然

(七) 而入人目；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，以至於今。蓋壁立千仞，不可攀援，又所處僻遠，富貴有力者，無因而至；卽至，亦不能久留。構架鳩工，以自標揭，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。又凡山川之明媚者，能使遊者欣然而樂；而茲山巖深壁削，仰而觀，俯而視者，嚴恭靜正之心，不覺其自動。蓋至此則萬感絕，百慮冥，而吾之本心，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。察於此二者，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，聖賢成己成物之道，俱可得而見矣。

方苞（一六六八—一七四九）字鳳九，號靈皋，晚號望溪，清安徽桐城人。康熙進士，累官侍郎，以事落職者再。苞文學韓歐，嚴於義法，凡所涉筆，皆有六籍之精華，爲桐城派之初祖，卒年八十二。有望溪文集等書。

(一) 雁蕩山，在浙江樂清縣東南。春雁歸時，多宿於此，因名。峭峻險怪，森然干霄者，凡七十七峯。(二) 癸亥，是年乾隆八年。

(三) 浮山，在安徽桐城縣東，上有三十六峯，七十二峯，大江環繞，望之若浮，故名。(四) 攝山，在江寧縣東北，山多藥草，可以攝生，故名。今名棲霞山。(五) 飛來峯，在杭縣靈隱山東南，晉時僧慧理名之。(六) 瘡痂，猶言瘡癥；痂音消。(七) 蹶然，驚覺貌。

(選自望溪先生文集)



## 遊釣臺(一)記

清鄭日奎

釣臺在浙東，漢嚴先生(一)隱處也。先生風節，輝映千古，予夙慕之。因憶富春桐江(三)諸山水，得藉先生以傳，心奇甚，思得一遊爲快。顧是役也，奉檄(四)北上，草草行道中耳，非遊也。然以爲遊，則亦遊矣。舟發自常山，由衢抵嚴，凡三百餘里，山水皆有可觀。第目之所及，未暇問名，領之而已。惟誠舟子以過七里灘(五)，必予告。越日，舟行萬山中，忽視雲際雙峯，巖然秀峙，覺有異，急呼舟子曰：「若非釣臺耶？」曰：「然矣。」舟稍近，迫視之，所云兩臺，實兩峯也。臺稱之者，後人爲之也。臺東西踣，相距可數百步。石鐵色，陡起江干，數百仞不肯止。巉巖傲睨，如高士並立，風致岸然。崖際草木，亦作嚴冷狀。樹多松，疎疎羅植，偃仰離奇，各有態；倒影水中，又有如遊龍百餘，水流波動，勢欲飛起。峯之下，先生祠堂在焉。意當日垂綸，應在是地，固無登峯求魚之理也。故曰：「峯也而臺稱之者，後人爲之也。」

山既奇秀，境復幽蒨，欲艤舟一登，而舟子固持不可，不能強。因致禮焉，遂行。於是足不及遊，而目

遊之。俯仰間，清風徐來，無名之香，四山颺至，則鼻遊之。舟子謂灘水佳甚，試之良然，蓋是卽陸羽所品十九泉也，則舌遊之。頃之，帆行峯轉，瞻望弗及矣；返坐舟中，細繹其峯巒起止，徑路出沒之態，恫恍間，如舍舟登陸，如披草尋磴，如振衣最高處，下瞰羣山趨列，或秀靜如文，或雄拔如武，大似雲臺（六）諸將相，非不傑然卓立，覺視先生，悉在下風，蓋神遊之矣。思稍倦，隱几臥，而空濛滴瀝之狀，竟與魂魄往來，於是乎并以夢遊，覺而日之夕矣。舟泊前渚，人稍定，呼舟子勞以酒，細詢之曰：「若嘗登釣臺乎？山之中景何若？其上更有異否？四際雲物，何如奇也？」舟子具能悉之，於是乎并以耳遊。噫嘻，快矣哉，是遊乎！

客或笑謂：「鄭子足未出舟中一步，遊於何有？」「嗟乎！客不聞乎？昔宗少文臥遊五嶽，孫興公（七）遙賦天台，皆未嘗身歷其地；余今所得，較諸二子，不多乎哉！故曰，以爲遊，則亦遊矣。」客曰：「微子言，不及此。雖然，少文之畫，輿公之文，蓋處一焉，以謝山靈！」余竊媿未之逮也，遂爲之記。

鄭日奎字次公，清江西賈谿人。順治進士，官禮部主事。康熙中與王士禛同典四川鄉試，士禛詩有「水部風流似鄭處」句，卽

爲日奎而咏。有靜庵集。

(一)釣臺、東漢嚴光垂釣處，一名嚴陵瀨；在浙江桐廬縣西，富春山下，古木叢林，深奇鬱秀。宋范仲淹爲建祠於其下。(二)指嚴光，光字子陵，少與光武同學，光武卽位，變名姓隱身不見，帝令物色得之，除諫議大夫，不就，耕釣於富春山。(三)浙江自新安來至富春山下，曰富春江；桐江卽浙江上源，在桐廬縣境。(四)古者公文用木簡，長尺二寸，謂之檄。奉檄，猶言奉公。(五)七里灘，在釣臺西，一名七里瀨，亦稱富春渚；兩山聳起壁立，連亘七里。(六)後漢光武帝定天下，有功臣二十八人，明帝永平三年，圖於南宮雲臺。(七)孫興公名綽，晉太原人，居於會稽，游放山水，作遂初賦以致意；又嘗作天台賦，辭致甚工。

(選自靜庵集)

## 遊二游洞(一)記

清劉大槐

出彝陵(二)州治，西北陸行二十里，瀕大江之左，所謂下牢之關也。路狹不可行，舍輿登舟；舟行里許，聞水聲湯湯，(三)出於兩崖之間，復舍舟登陸，循仄徑，曲折以上。窮山之巔，則又自上絕危滑以下，其地漸平，有大石覆壓當道，乃僂俯徑石腹以出。出則豁然平曠，而石洞穹起，高六十餘尺，廣可十

二丈，二石柱屹立其口，分爲三門，如三楹之室焉。中室如堂，右室如廚，左室如別館。其中一石乳而下垂，扣之其聲如鐘。而左室外，小石突立，正方，扣之如磬。其地石雜以土，撞之則逢逢（四）然。鼓音背有石如牀，可坐。子與二三子浩歌其間，其聲轟然如鐘磬助之響者。下視深溪，水聲冷（五）然。出地底。溪之外，翠壁千尋，其下有徑，薪采者負薪行歌，縷縷不絕（六）焉。

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徙爲忠州刺史，而元微之（七）適自通州將北還，樂天攜其弟知退，與微之會於蘇陵，飲酒歡甚，留連不忍別去，因共游此洞，洞以此三人得名。其後歐陽永叔暨黃魯直（八）二公皆以擯斥流離，相繼而履其地，或爲詩文以紀之。子自顧而嘻，誰擯斥子乎？誰使子之流離至於此乎？偕子而來者，學使陳公之子曰伯思，仲思，子非陳公雖欲至此，無由，而陳公以守其官，未能至，然則其至也，其又有幸有不幸邪！夫樂天微之之輩，世俗之所謂偉人，赫然取名位於一時，故凡其足迹所經，皆有以傳於後世，而地得因以顯。若子者，雖其窮幽陟險，與蟲鳥之適去適來，何異！雖然，山川之勝，使其生於通都大邑，則好遊者踵相接也，顧乃置之於荒遐僻陋之區，美好不外見，而人亦無以親炙其光。嗚呼，此豈一人之不幸也哉！

劉大櫟（一六九八—一七八〇）字才甫，號海峯，清安徽桐城人。乾隆時舉鴻博經學，皆報罷。晚官黟縣教諭。工古文，方苞以國士稱之，世遂有桐城派之稱。卒年八十三。有海峯詩文集。

（一）三游洞，在湖北宜昌縣西北二十里大江北岸，西陵峽之口，唐白居易與弟知退及元稹三人游此，各賦詩，居易爲之序。宋歐陽修蘇軾蘇轍俱有三游洞詩。州人以元白爲前三游，以歐陽輩爲後三游，洞以此得名。（二）精陵即夷陵，今宜昌縣治。

（三）湯湯，大水迅流之聲勢。（四）逢逢，鼓聲。（五）冷音靈，泉聲。（六）縷縷不絕，猶言連續不絕。（七）元微之名，唐元

和初，舉制科第一，拜左拾遺，後貶通州。稹善爲詩，與白居易齊名，時稱元白。（八）魯直，宋黃庭堅字。

（選自海峯先生詩文集）

## 遊桂林諸山記

清袁枚

凡山，離城輒遠；惟桂林（一）諸山離城獨近。余寓太守署中，哺食後，卽于于（二）焉而遊。先登獨秀峯，歷三百六級，詣其巔。一城烟火如繪。北下至風洞，望七星巖如七穹龜團伏地上。次日，過普陀，到

棲霞寺；山萬仞壁立。旁有洞，道人秉火導入。初尚明，已而沉黑冥渺，（三）以石爲天，以沙爲地，以深壑爲池，以懸崖爲幔，以石脚插地爲柱，以橫石牽掛爲棟梁。

未入時，土人先以八十餘色目列單見示，如獅、駝、龍、象、魚網、僧磬之屬，雖附會，亦頗有因。至東方亮，則洞盡可出矣。計行二里許，俾晝作夜，倘持火者不繼，或堵洞口，則遊者如三良（四）殉穆公之葬，永陷坎窞（五）中，非再開闢，不見白日。吁！其危哉！所云亮處者，望東首，正白，開門趨往，捫之，竟是絕壁。方知日光從西罅穿入，反映壁上作亮，非門也。世有自謂明於理，行乎義，而終身面牆（六）者，率類是矣。次日，往南薰亭，隄柳陰翳，山淡遠縈繞，改險爲平，別爲一格。又次日，遊木龍洞。洞甚狹，無火不能入，垂石乳如蓮房半爛，又似鬱肉漏脯（七）離離（八）可摘，疑人有心腹腎腸，山亦如之。再至劉仙巖，登闕望關雞山，兩翅展奮，但欠啼耳。腰有洞，空透如一輪明月。

大抵桂林之山，多穴，多竅，多聳拔，多劍穿蟲嚙；前無來龍（九）後無去蹤，突然而起，戛然而止，西南無朋，東北喪偶，較他處山尤奇。余從東粵來，過陽朔（一〇）所見山，業已應接不暇。單者，復者，豐者，殺者，揖讓者，角鬪者，綿延者，斬絕者，雖奇鶴九首，獮疏（一一）一角，不足喻其多且怪也。得毋西粵所

產人物，亦皆孤峭自喜，獨成一家者乎？記歲丙辰，余在金中丞（二）署中，偶一出遊。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，今隔五十年而重來，一邱一壑，動生感慨，矧諸山之可喜可愕哉！慮其忘，故詠以詩。慮未詳，故又足以記。

袁枚（一七六一—一七九七）字子才，號簡齋，又號隨園，清浙江仁和人。乾隆進士，出宰江寧。四十卽告歸，卜築隨園於江寧之小倉山，吟咏著作爲樂。卒年八十二。有小倉山房詩文集等。

（一）桂林，今廣西縣名，境內山川明秀，世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目。（二）子子，自得之貌。（三）窅渺，深遠貌；窅音杳。（四）

三良，三善臣也；春秋時，秦穆公卒，以子車氏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鍼虎爲殉，秦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之。（五）坎窞，猶言深窞，窞音甚。

（六）面牆，釋：「不學而牆。」注：「人而不學，其猶正牆面而立，必無所見。」（七）鬱肉漏脯，喻腐臭之肉狀。（八）離離，剝

裂貌。（九）山脈氣勢所從來，曰來龍；堪輿家有來龍去脈之說。（一〇）陽朔，今廣西縣名。世言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陽朔山水

甲桂林；清阮元督粵時，有恨不得身爲陽朔令之語。（一一）山海經：「帶山有獸焉，其狀如馬，一角有錯，其名曰羆。」

（一二）金中丞，指清金琮，時爲廣西巡撫。

（選自小倉山房文集）

## 遊珍珠泉(一)記

清王昶

濟南府治爲濟水(一)所經。濟性沃(二)而流，抵嶺(三)則輒噴涌而上。人斬木刻其首(四)杙諸土(六)才三四寸許，拔而起之，隨得泉，泉瑩然至清，蓋地皆沙也，以故不爲泥所汨，然未有若珍珠泉之奇者。

泉在巡撫署廊前，整爲池，方畝許，周以石欄，依欄矚之，泉從沙際出，忽聚，忽散，忽斷，忽續，忽急，忽緩，日映之，大者爲珠，小者爲璣，皆自底以達於面，瑟瑟然，壘壘然。亢倉子(七)云：蛻(八)地之謂水，蛻水之爲氣，蛻氣之爲虛，觀於茲泉也信。是日雨新霽，偕門人吳琦、楊懷棟遊焉，移晷乃去。濟南泉得名者凡十有四，茲泉蓋稱最云。

王昶(一七二五—一八〇七)字德甫，號述庵，學者稱聞泉先生，清江蘇青浦人。乾隆進士，官至刑部右侍郎。湛深經學，精考證，達於政事輅略，古文宗昌黎眉山，時稱通儒。卒年八十三，有春融堂詩文集等。



(一)珍珠泉，在山東歷城縣，泉水上騰，散如珍珠錯落，故名。(二)濟水，亦稱沈水，源出河南王屋山，東流至山東。(三)泇音伏，泗流狀。(四)岩石之罅隙曰巖，音巖。(五)刻其首，謂尖其木之一端，刻音炎。(六)杙，諸土，猶言以小木樁刺入土中。(七)亢倉子，書名，舊本題庚桑楚撰，庚桑楚有無其人不可知，書實唐王士元所補。三語出此書全道篇。(八)水泄曰澗，音兌。

(選自春融堂集)

## 登泰山(一)記

清姚鼐

泰山之陽，汶水西流，其陰，濟水東流，陽谷皆入汶，陰谷皆入濟，當其南北分者，古長城(二)也。最高日觀峯，(三)在長城南十五里。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，自京師乘風雪，歷齊河、長清，穿秦山西北谷，越長城之限，至於泰安。是月丁未，與知府朱孝純(四)、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，道皆砌石爲磴，其級七千有餘。泰山正南面有三谷，中谷遶泰安城下，酈道元所謂環水(五)也。余始循以入道，少半越中嶺，復循西谷，遂至其巔。古時登山，循東谷入道，有天門，東谷者，古謂之天門谿，水，余所不至也。今

所經中嶺，及山巔崖限當道者，世皆謂之天門。云道中迷霧，冰滑磴幾不可登。及既上，蒼山負雪，明燭天南，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徂徠如畫，而半山居霧若帶然。

戊申晦，五鼓，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。大風揚積雪擊面，亭東自足下皆雲漫，稍見雲中白若樗蒲（六）數十立者，山也。極天雲一線異色，須臾成五采，日上正赤如丹，下有紅光動搖承之；或曰：「此東海也。」迴視日觀以西峯，或得日，或否，絳皜駁色（七）而皆若僂。亭西有岱祠（八）又有碧霞元君祠（九）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。是日觀道中石刻，自唐顯慶（一〇）以來，其遠古刻盡漫失；僻不當道者，皆不及往。山多石，少土，石蒼黑色，多平方，少圓，少雜樹；多松，生石罅，皆平頂。冰雪，無瀑水，無鳥獸音迹。至日觀數里內無樹，而雪與人膝齊。桐城姚鼐記。

姚鼐（一七三一—一八一五）字姬傳，一字夢穀，清安徽桐城人。乾隆進士，充山東副考官，任四庫館纂修，嘗成歸主安徽歙縣南京鍾山揚州梅花等書院。以古文名重天下，卒年八十五。有惜抱軒集等。

（一）泰山，古稱五嶽之一，爲東嶽，亦曰岱宗，在山東泰安縣北，形勢雄偉，氣象萬千。（二）古長城，此指齊之長城，非萬里長城。此長城沿河因泰山爲之，迄於戰國之世，歷有增築。（三）泰山東南山頂名日觀峯，登此可以眺見浴日，朝昏雨歇，洪濤不驚。

水面霞光，燦爛萬道，旭輪突現，霄漢頓清，頗爲奇觀。(四)朱孝純字子穎，號海愚，官至兩淮鹽運使，能畫，詩亦雄放，姚鼐頗推

重之。著有寶扇樓詩集。(五)軻道元，字善長，北魏涿郡人，生平好游歷，著有水經注四十卷，其書謂環水出泰山南谿，東流注

於汶。(六)楞蒲，山東產大文綫，亦稱楞蒲綫，此喻雲色白若此綫。(七)絳嶠駭色，猶言赤白間雜之色。(八)岱祠即嶽廟，

殿壁畫東嶽神出巡狀，神采飛舞，相傳爲宋元人手筆。(九)碧霞元君，古謂東嶽大帝女，宋眞宗東封，建昭應寺祀之，封天仙

玉女碧霞元君。(一〇)顯慶，唐高宗年號。

(選自惜抱軒文集)

## 遊天台山(一)記

清洪亮吉

天台山者，山水清深靈奇棲止之所也。其徑路迥殊，卉草亦別，霜霰異色，風霜態岐。最幽者爲瓊臺，沈埋滄溟，凌歷世宙，金碧之影，見層霄之中；雲霞之光，衣九地之表。山花抽藍，圓葉疑扇；林翼接翠，和聲同琴。樵蹤蛇紆，升降數十；石脊猿奮，回皇(二)半時。岩果潤肺，作朝霞之紅；靈泉清心，漾夕澗之

綠。雙闕峙其前，絕壑振其表。霜同剝蘚，偶印來蹤；雲與昔賢難停去影。登陟既疲，久坐石屋，作華陀五禽戲（三）乃返。

最奇者爲石梁，長不計丈，狹僅盈咫，潛蛇窺而甲悚，飛鳥過而魄墮。余齋心（四）既空，往志益奮，青苔十層，去履不嚙；飛瀑萬仞，來目未眩。遂休神於藍橋（五），嘯詠於碧澗；飛花積衣，重至盈寸；驚箬礙帽，長皆及尋。至魚鼈啖其影，而步不移；猿猴攝其神，而坐不返，蓋渾渾乎身世兩忘焉。

最高者爲華頂，此山本斜侵東溟，高壓南嶠（六），烏兔重疊，交輝於其巔；魚龍萬千，出沒乎其趾。於是山棲谷汲，餐松餌柏之士，無不萃焉。結茅以居者至七十二所，類皆委形神於土木，冀壽命於金石者也。靈雨界山，春霞迷谷，余與清涼僧振屨欲往，笠飄於上，衣裂於下，隔歲櫛葉，橫來嚇人；經時颶風，險欲飛客。土人云：「海霧至重，卽上亦無所覩也。」重以松檜拔地，振龍鸞之喙（七）；塵霾蔽天，現蛟蜃（八）之影；凜然瑟瑟然，半道乃返，距頂尙百步耳。

最麗者爲赤城，水復注水，雲頭已穿；山仍戴山，日脚亦礙。途經百盤，望乃咫尺。施丹埤堦之上，煥采乾坤之中，晴日墮而轉紅，凍雨洗而逾赤。遊客十憩，方臻松扃；巢禽百飛，乃屆石竇。一塔冠斗，雙橋

冒虹。絳萼萬樹，疑飛仙之飯桃；元宮一區，云化人之委蛻。心神激澈，視聽疑一，而遊遂止於此矣。

凡居山者五日，耳疲於聽，而鴻濛之響，萬劫不停；目倦於觀，而惆恍之形，亦時屢變；手勞於牋記，而腕不欲休；心瘁於揣摩，而興不可遏。遂至揭藏經之紙，競寫記遊；坐團蕉之僧，願傳詩訣，亦可謂方外之勝遊，塵表之奇福矣。

凡宿清涼寺方廣寺桐柏宮者各一夕，雨阻國清寺者二夕。所歷者，爲騰空嶺萬年嶺寒風嶺桐柏南峯北峯赤城上寺坡，下寺坡，共得詩三十首。時嘉慶某年二月十一日也。

洪亮吉（一七四六一一八〇九）字稚存，號北江，清江蘇陽湖人。乾隆進士，授編修。嘉慶時，以上封事言詞切直戾伊摯，尋故還，自號更生居士。放浪山水，專力著述。卒年六十四，有卷施閣集。

（一）天台山，在今浙江天台縣北。陶弘景真語：「山有八重，四面如一，當斗牛之分，上應台宿，故曰天台。」（二）回皇，亦作懼惶，猶言恐懼。（三）華陀字元化，東漢諷人，曉養生之術，精於方藥，後爲曹操所害。五禽戲爲陀所傳之強身術，一曰虎，二曰鹿，三曰熊，四曰擾，五曰鳥，效其動態以養生祛病也。（四）齋心，謂洗心滌慮，致其清明也。（五）藍橋，本陝西藍田縣藍水之上，一稱名，世傳其地有仙窟，故藍橋不啻爲仙橋也。此處乃指石梁而言。（六）東溟，指東海。南嶠，指南面諸峯也。按華頂爲天台

山之最高峯，上可觀日之出入。(七)唵古吟字。(八)螟音麗，神蛇也。

(選自卷施閣文集)

## 遊廬山(二)記

清惲敬

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，環三面，皆水也。凡大山得水，能敵其大以薄涵(二)之則靈，而江湖之水，吞吐夷曠，與海水異，故並海諸山多壯鬱，而廬山有娛逸之觀。

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，敬以事赴宮亭，泊左蠡。庚辰，橫星子，因往遊焉。是日往白鹿洞(三)望五老峯(四)過小三峽，駐獨對亭，振鐮(五)頓文會堂。有桃一株，方花。右芭蕉一株，葉方茁。月出後，循貫道溪，歷釣臺石、眠鹿場，右轉達後山，松杉千萬爲一桁，橫五老峯之麓焉。辛巳，由三峽澗(六)陟歡喜亭；亭廢，道險甚。求李氏山房(七)遺址不可得。登含鄱嶺，大風嘯於嶺背，由隧來風，止攀太乙峯。東南望南昌城，迤北望彭澤，皆隔湖，湖光湛湛(八)然。頃之，地如卷席漸隱；復頃之，至湖之中；復頃之，至

湖壩；而山足皆隱矣。始知雲之障，自遠至也。於是四山皆蓬蓬然，而大雲千萬成陣，起山後，相馳逐布空中，勢且雨，遂不至五老峯，而下窺玉淵潭，（九）憩棲賢寺，（一〇）回望五老峯，乃夕日穿漏，勢相倚負，返宿於文會堂。

壬午，道萬杉寺，飲三分池，未抵秀峯寺里所，卽見瀑布，在空中。旣及門，因西瞻青玉峽，詳睇香爐峯，（一一）盥於龍井，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，返宿秀峯寺。癸未，往瞻雲，（一二）迂道繞白鶴觀，（一三）旋至寺，觀右軍墨池。西行尋栗里，（一四）臥醉石，石大於屋，當澗水途中。訪簡寂觀，（一五）未往，返宿秀峯寺，遇一微頭陀。

甲申，吳蘭雪攜廖雪鸞沙彌朗圓來，大笑排闥入，遂同上黃巖，側足逾文殊臺，俯玩瀑布，下注盡其變。叩黃巖寺，趾亂石，尋瀑布源，溯漢陽峯，逕絕而止。復返宿秀峯寺。蘭雪往瞻雲，一微頭陀往九江。是夜大雨，在山中五日矣。

乙酉曉，望瀑布倍未雨時；出山五里所，至神林浦，望瀑布益明。山沈沈蒼矚一色，巖谷如削平。頃之，香爐峯下，白雲一縷起，遂團團相銜出；復頃之，徧山皆團團然。復頃之，則相與爲一。山之腰皆斧之，

其上下仍蒼礮一色。夫雲者，水之微山之靈所洩也；足以娛性逸情如是，以詒後之好事者焉。

惲敬（一七五七—一八一七）字子居，號簡堂，清江蘇武進人。乾隆舉人，官至吳城同知，以事去官。爲人真氣，矜尙名節，所至以振興文學爲務。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，近法家言，世稱陽湖派。卒年六十一，有大雲山房文集。

（一）廬山，在江西星子縣西北，九江縣南；古名南隴山，周匡俗結廬隱此，因有匡山匡廬之名。北瞰大江，西臨彭蠡；丘壑深阻，風景清絕。（二）瀉瀑，水大而疾流貌。（三）白鹿洞，在廬山五老峯下；唐李渤隱居於此。宋時爲四大書院之一，爲朱陸講學之

所。（四）五老峯，乃廬山之最高處；突兀凌霄，如五老人駢肩而立，故名。（五）啓門之鎮鐘曰振鐘。（六）三峽澗，在五老峯

西，凡合鄱口東西諸水，大小支流，皆注於此。水勢湍急，險巖三峽。（七）宋李常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；既擢第，留所抄書萬卷於室，名曰李氏山房。（八）瀟瀟，波光水色深遠貌。（九）玉淵潭，在三峽澗之下流，平地溜瀉數十丈，陷爲潭。既溢，奔騰數百

步外，復陷爲潭，如是者可七八處。（一〇）棲賢寺，南齊參軍張希之建。萬杉寺，唐名慶雲院，宋僧大超植杉萬株，因更名。秀峯

寺，南唐生李璟建。以上爲五大叢林之三。（一一）香爐峯，在廬山西北，其峯煙雲繚繞，狀若香爐，故名。（一二）贖雲，寺名，舊

名歸宗，晉王羲之捨宅爲之。亦五大叢林之一，寺殿前有右軍墨池。（一三）白鶴觀，在五老峯下，唐建。蘇轍記稱：「廬山峯巒

之奇秀，岩穴之怪邃，泉樹之茂美，爲江南第一。白鶴觀總奇秀怪邃茂美，復爲廬山第一」云。（一四）栗里，古地名，在今九江



西南晉陶潛嘗往廬山，王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養酒具於半道要之，栗里臥醉石之名，或始於此。（一五）簡寂觀舊名太虛觀，唐陸簡靜居此，因名。

（選自大雲山房文稿二集）

##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

清龔自珍

居禮曹；（一）客有過者曰：「卿知今日之揚州乎？讀鮑照蕪城賦，（二）則遇之矣。」余悲其言。明年，乞假南游。抵揚州，屬有告糴。（三）謀舍舟而館。既宿，循館之東牆，步游。得小橋，俛溪，溪聲謹。過橋，遇女牆，（四）齧可登者登之。揚州三十里，首尾屈折高下；見曉雨沐屋瓦，鱗鱗然無零整斷斃，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。入市求熟肉，市聲謹，得肉。館人以酒一餅，蝦一筐，餽。醉而歌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。俛窗鳴鳴，（五）驚對岸女夜起，乃止。客有請弔蜀岡者，舟甚捷。簾幕皆文繡。疑舟窗蠹齧（六）也，審視玻璃五色具。舟人時時指兩岸曰：「某園故址也，某家酒肆故址也。」約八九處，其實獨倚虹園圮無存。

曩所信宿之西園門在，題榜在，尙可識。其可登臨者尙八九處。阜有桂，水有芙蓉菱芡。是居揚州城外西北隅，最高秀。南覽江，北覽淮。江淮數十州縣治，無如此治華也。

憶京師言，知有極不然者。歸館，郡之士皆知余至，則大譖。有以經義請質難者；有發史事見問者；有就詢京師近事者；有呈所業若文、若詩、若筆、若長短言、若雜著、若叢書，乞爲敍爲題辭者；有狀其先世事行，乞爲銘者；有求書冊子書扇者；填委塞戶牖，居然嘉慶中故態，誰得曰：今非承平時邪？惟窗外船過，夜無笙琶聲。卽有之，聲不能徹旦。然而女子有以梳子華髮爲贊求書者；爰以書畫環擲互通問。凡三人，淒馨哀豔之氣，繚繞於橋亭艦舫間。雖澹定，是夕魂搖搖不自持。余旣信信；（七）拏流風，捕餘韻。烏覩所謂風噪雨嘯颺，悲鬼神泣者。

嘉慶末，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（八）側豔詩。聞宋君病，存亡弗可知。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，引爲恨。臥而思之，余齒垂五十矣，今昔之慨，自然之運，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？此豈關揚州之盛衰，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？抑子賦側豔則老矣，甄綜人物，蒐輯文獻，仍以自任，固未老也。天地有四時，莫病於酷暑，而莫善於初秋。澄汰其繁縟淫蒸，而與之爲蕭疏澹蕩，冷然瑟然，而不遽使人

有蒼莽寥泚之悲者，初秋也。今揚州其初秋也歟？予之身世雖乞糶，自信不遽死，其尙猶丁初秋也歟？  
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。

龔自珍（一七九二—一八四一）更名榮祚，字璣人，號定盒，清浙江仁和人。道光進士，官禮部主事，其文導源周秦，自成一家，同光之際，風行一時。卒年五十，有定盒文集等。

（一）分職治事之官，曰曹，此猶言禮部曹。（二）鮑照字明遠，六朝時東海人，文辭賔逸，仕宋爲臨海王參軍，世稱鮑參軍。其蕪城賦見文選。（三）昔糶，猶言告乏。（四）城上垣曰睥睨，亦曰女牆。（五）鳴鳴，歌呼聲。（六）蠶鉞，江蘇蠡湖所產之蛤，網殼，治薄使透明，可以飾窗。（七）信信，一宿爲舍，亦曰宿，再宿爲信，四宿曰信信。詩周頌：「有客信信。」（八）宋翔鳳，字干庭，嘉慶舉人，官知州，精研經學，有浮溪精舍叢書。

（選自定盒續集）

## 君山（二）月夜泛舟記

清吳敏樹

秋月泛湖，遊之上者；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。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？而余平生以爲勝期，

(二)嘗以著之詩歌。今丁卯七月望夜，始得一爲之。初發棹自龍口，向香爐。月升樹端，舟入金碧。(三)偕者二僧一客，及費甥坡孫也。南崖下漁火十數星，相接續而西，次第過之，小船撈蝦者也。開上人指危崖一樹曰：「此古樟無慮十數圍，根抱一巨石，方丈餘，自郡城望山，見樹影獨出者，此是也。」然月下舟中仰視之，殊不甚高大，余初識之。客黎君曰：「蘇子瞻赤壁之遊，七月既望，今差一夕爾。」余顧語坡孫：「汝觀月不在斗牛(四)間乎？」因舉誦蘇賦十數句。

又西出香爐峽中，少北；初發時，風東南來，至是斜背之，水益平不波，見灣碕(五)思可小泊；然且行，過觀音泉口，響山前也。相與論地道通吳中，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，當在此下耶？夜來月下山水寂然，湘靈洞庭君(六)恍惚如可問者。又北入後湖，旋而東；水面對出鐙火光，岳州城也。雲起船側，水上滄滄(七)然。平視之，已作橫長狀，稍上乃不見。坡孫言：「一日晚，自沙背見後湖，雲出水白團團，若車輪巨甕狀者，十餘積，卽此處也。」然則此下近山根，當有雲孔穴耶？山後無居人，有棚於坳(八)者數家，洲人避水來者也。數客舟泊之，皆無人聲。

轉南出沙背，穿水柳中，則老廟門矣。志稱山周七里有奇，以余舟行緩，似不翅(九)也。既泊，乃命

酒肴，以子雞苦瓜拌之。月高中天，風起浪作；劇飲當之，各逾本量。超上人守葷戒，裁少飲，噉梨數片；復入廟，具茶來。夜分登岸，別超及黎，余四人循山以歸，明日記。

吳敏樹（一八〇五—一八七三）字木深，號南屏，清湖南巴陵人。道光舉人，官瀏陽訓導，以不能行其志，自免歸。工古文，曾國藩稱其字字如履危石，落紙乃遲重絕倫。卒年六十九，有泮湖詩文集。

（一）君山，在湖南岳陽縣西南洞庭湖中，一名湘山。水經注稱是山湘君之所遊處，故曰君山。（二）勝期，勝游之期也。（三）金碧，月映水面之光芒狀。（四）斗牛，星名，謂斗宿牛宿也；吳越分野也。蘇軾赤壁賦有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」句。（五）灣、灣、灣，灣曲之岸也。奇音奇。（六）湘靈、舜妃，溺於湘水，相傳爲湘水之神。洞庭君、洞庭湖神也。（七）潏、潏、潏，起貌。潏音翁，上聲。（八）低下之處曰坳，音凹。（九）超與曾同，此句猶謂似不止七里有零也。

（選自泮湖文集）